



BLUE BIRD

by
M. Meats



行發社明黎

MG
I 565.88
8

羅梅特林
塞克著
譯

青

鳥

黎明社印行



3 1760 6518 7

目錄

第一章	屋中	(一)
第二章	在仙宮裏	(一九)
第三章	記憶之鄉	(二九)
第四章	夜之宮	(四〇)
第五章	未來的天國	(五五)
第六章	墓地	(七四)
第七章	辭別	(八三)
第八章	醒寤	(九一)
後記		(一〇三)

第一章

屋中

從前，在一個古森林的旁邊。住着一對樵夫夫婦。他們的兩個孩子曾經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泰爾有十二歲，他的妹妹曼苔兒是一個六歲的小姑娘。

泰爾是一個美好的小傢伙，身體很強健，喜歡作粗魯的遊戲，所以他那捲曲的黑髮老是弄得凌亂不堪的。他的臉上常浮着溫和的笑容，眼內閃着活潑的光輝，這使他能夠得到人們的歡心。更令人喜歡的是他有着勇敢堅強的丈夫氣，使他成功了一個有高尙的品格的人。

他的妹妹就與他完全不同，從她那件她的母親替她補得好好的大衣上，就給我們一個極好的印像。她同泰爾是一樣的純潔無知。她的胆怯的兩眼盪得如像在原野上的勿忘花〔註〕。任何一件細小的事情，都會使她覺得驚駭；但在她孩童的靈魂裏，已經受着

那高貴的婦德所影響，所以她雖然很擔心她哥哥的危險的遊戲，她仍竭力的壓制自己，去同他在一起。

我寫這個故事的主題，是敘述男主角與女主角在一天晚上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尋找他們所期望中的幸福。

註：無忘花是一種藍色的小花

泰爾的父親的茅屋，是鄉村中最壞的一所；在他寒倉的屋子對面，是一所富麗的房屋。從窗中晚上可以看到那點得雪亮的餐廳，客廳；白天可以看到在洋台上玩着的小孩，以及那些在花園，暖花房中從各處所來欣賞他們那些世間少有的花的人。

在一個聖誕節的前夜，他們的母親送他們睡覺的時候，很親熱的吻着他們。她感覺到有些憂鬱，因為在這壞天氣裏，泰爾的父親不能去林中工作，所以她沒有錢買禮物來送給他們。

當孩子睡熟以後，一切都寂靜了下來，只有那貓的呼吸聲，狗的鼾聲，同着祖父所留下來的那個天鐘的滴答聲還在輕微的響着。

突然，有一道很明亮的光輝從百葉窗中透射進來，桌上的燈也自動的燃起，使兩個孩子驚醒了。泰爾小聲的喊道：

「曼吉兒！」

「唔！泰爾！」

「你睡着了嗎？」

「你呢？」

「沒有！」泰爾說：「我怎麼能睡得着，我正在同你在說話啊！」

「現在是聖誕節了嗎？」曼吉兒問。

「還早，明天才是的。但是今年聖誕老人一樣也沒有帶來給我們。」

「爲什麼不帶來？」

「我聽見媽媽說她不能到城裏去告訴他。不過他明年就要來的。」

「明年太遠了？」

「好長的一個時候，」泰爾說：「但是他今晚却要去那些有錢的孩子那裏去的。」

「真的嗎？」

「哦！」泰爾突然叫道：「媽媽忘記把燈弄熄了。……」

「什麼？」

「我們起來吧！」

「用不着！」曼吉兒說。平時她也常記憶着這一句話。

「爲什麼？這裏並沒有人啊？……你看見百葉窗了嗎？」

「他們那邊正有一個集會！」泰爾說。

「什麼集會？」

「那些有錢人的？……你看那聖誕樹。我們把窗子打開吧！」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曼普兒胆怯的說。

「當然可以，沒有一個人會來干涉的。……你聽見音樂聲了嗎？……去聽聽！」

再延了！

於是他們跳下牀來，跑到窗子前，爬在小凳上去，同時把窗子打開。呆呆的望着那
明亮的屋子

「我全看得清楚！」泰爾說。

「我可不能！」在凳子上佔不到地位的曼普兒，鬱悶的說。

「下雪了。」泰爾說。「那裏有兩輛馬車，還是六匹馬拉着的呢？」

「哦！有十二個男孩出來了！」曼普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看得見的地位。

「別胡塗……那是女孩……」

「他們穿着短褲……」

「蕭你別說好不好？……你看……」

「掛在聖誕樹上那些金亮的是什麼東西？」

「是玩具……」泰爾說：「真的！有劍，槍，小兵，炮……。」

「那在桌子上的是什麼？」

「餅乾，水果，牛油餅。」

「哦！他們多漂亮？」曼苔兒拍着手叫。

「他們真高興！」

「小的那一個跳舞了！」

「來！我們也跳！」

他們說着在凳子上喜歡得頓足不止。

「哦！什麼遊戲？」曼苔兒說。

「他們去拿餅乾了！」泰爾叫道：「他們拿着了！……他們吃了……！多好啊！」
眼看着別人在吃，於是他們開始了幻想。

「我有十二個！」曼苔兒說。

「我有四十八個。」泰爾說：「我可以給你一些……。」

幻想滿足了他們，他們大笑，他們跳舞，他們喜歡得亂叫，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貧窮與所需要的事物，而同那些孩子一樣的高興起來。他們覺得這是應該得到的報酬。

突然，有激烈的叩門聲傳進來，他們怔住了，嚇得不敢動一動，經過一陣札札的響聲，門門自己掉了。門開後，走進一個矮小的老婦人，她穿着綠色的衣服，頭上繫着一方紅色頭巾。她是一個駝背，跛足，而且只有一隻眼睛的人。她的鼻尖幾乎同下頰緊緊的擠在了一起。她走路全靠着那根手杖。很明顯的，她是一個童話中的仙人。

她慢慢的走到他們面前，用帶有很重的鼻音的聲音問：

「你們這裏有那會唱歌的草同青色的鳥嗎？」

「我們有一些草。」泰爾全身發抖的回答：「但它們不會唱歌……。」

「泰爾有一隻鳥的。」曼青兒說。

「但是不能，因為它是我的。」泰爾很快的說。

這好像不是主要的原因？

仙人戴上了她的眼鏡，去觀察那隻鳥：

「它還不夠青。」她叫道：「我是要一隻絕對很青的鳥，去送給那個病得很重的小姑娘，……你們知道青鳥是代表着什麼？不！我的意思你們不能懂得，你們如果是很好的孩子：那我可以告訴你們。」

仙人舉起她彎曲的手指，指着她的鼻尖，用很神妙而且近於耳語的聲調說：

「青鳥是象徵着幸福，你們要知道，我的小姑娘必定要得到幸福後才能夠恢復健康

，爲了她，我要你們到世界各處去找尋青鳥。同時你們必得立刻開始，……你們知道我是誰？」

「他們用疑惑的眼光互相望着，因爲他們在以前從來就沒有遇到過一個仙人，所以在仙人的面前他們覺得有些兒驚慌。於是，泰爾很恭敬的說：

「你真像我們的隣居白琳茄夫人……」

「泰爾以爲這樣說是對仙人的恭維，因爲他們隔壁白琳茄夫人的小商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同時，白琳茄夫人的鼻子是同仙人的一樣可怕，而且年齡也和這仙人差不多。她走起路來背就像要折成兩段，不過她同她的小姑娘對他們却很和善，時常在星期天同他們一起玩。不幸，這秀美的小姑娘，常被那說不出名字的病所圍困，使她不能離開睡着的牀。當快樂的時候，她常常要求泰爾把這鳥送給她，但是泰爾却不肯。他懷疑仙人是爲這而來，所以他說她像白琳茄夫人。」

「出乎他的意料，仙人突然發起怒來。她的脾氣就不與任何人相同。因爲她是仙人，她可以在極短的時候內變換她的容貌。這天晚上，她是喜歡變做一個又醜又老，駝背，獨眼，而且把頭髮束起來，姿勢在兩肩上的入。」

「我像什麼？」她這樣回答泰爾：「我是美麗？是醜惡？是年輕還是年老？」

她說這話的原因，是想試試這溫和的孩子。泰爾把頭轉開了，他不敢再說她的容貌

是像誰。於是她又叫道：

「我是仙人白依倫！」

「哦！」泰爾這時已駭得發抖了。

仙人忽然又變得和善。她叫他們脫去睡衣穿起衣服來。她問道：

「你們的父母呢？」

「在那裏！」泰爾指着右邊的一 doorway 說：「他們已經睡熟了。」

「你們的祖父祖母呢？」

「他們死了！」

「你們的弟弟妹妹……！你們有嗎？」

「有三個弟弟！」泰爾說。

「還有四個妹妹！」曼吾兒插嘴說。

「他們在那裏？」

「他們也是死了。」泰爾答道。

「你們還想見他們嗎？」

「當然想！……就是這會！……讓我們見見他們吧！」

「我忘記把他們帶來了。」仙人說：「這是很幸運的，當你們到記憶之鄉的時候，你

們就可以見到他們。他們是在找尋青鳥的路上，靠左邊的第三個轉彎……在我說門的時候你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是在做吃餅乾的遊戲。」泰爾說。

「你們有多少餅乾……在那裏？」

「在那些有錢的孩子的屋裏……你過來看，那多好！」

泰爾拖着仙人到窗戶去。

「這是別人在吃啊？」仙人說。

「是，不過我們可以看他們吃。」泰爾說。

「你覺得不對嗎？」

「為什麼？」

「他餓得餅乾並沒有給你一些，我以為是他們的錯。」

「不對，他們有錢……我說，那邊是美好的嗎？」

「那裏也同這兒一樣，只是你看不到。」

「我能夠！」泰爾說。「我有很好的眼睛，可以看見教堂裏的鐘有幾點……但父親就不能。」

仙人突然又發起怒來

「我告訴你，你是看不到的。」

她愈來愈怒得利害。好像他看得見教堂的鐘有幾點是不應該似的。

自然，泰爾不是瞎子；他是一個好心人，他應該得到幸福。她要教他在一切事物中認識出什麼算美，什麼算善。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知道，在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從生到死就沒有享受過什麼幸福。不過，她是仙人，也就是全能者；她決定給與他一頂鑲有具有魔力的鑽石的帽子。再借這非常的力量指示他什麼是真理，並且幫助他去觀察三件事物的核心，教他認識任何事物都有着牠們生存的理由——是造了來喜悅我們的生命的。

〔仙人把這頂帽子從那大口袋中取出來，拿在手裏。這帽子是綠的，有着一個白的帽章，在帽章中間鑲着一顆發亮的鑽石。這件禮物使泰爾歡喜得忘記了他自己。仙人把鑽石的用法教導了他：壓它的尖端，那可以看見一件事物的深處；假如向左邊轉一下，那往昔就會重新顯現出來；要是向右邊一轉，那可以望到了將來。〕

泰爾高興得笑容滿面的亂跳；但他却很怕把這頂帽子會丟掉了。

「父親會來從我這裏搶去的。」他叫道。

「不會的！」仙人說：「戴在你的頭上是沒有人看得見的，……你試試看！」

「好啊！」孩子們喜歡得拍手。

當秦爾把帽子一動的時候，魔力發生了，一切都與原來不相同。年老的仙人變成年輕而美麗的公主，穿着鑲滿珠寶的綢衣。茅屋的牆壁成透明的，發光的，彷彿是寶石所造成。那壞透了的傢俱也發出大理石的光彩。這突然的景像使孩子們高興得拍手，他們不停的在屋內跑來跑去不知怎麼辦才好。

「啊！多美！多好啊！」秦爾叫道。

曼普兒感覺到空虛：站在美麗，漂亮的公主面前有些茫然了。

但是，還有另一件更令人驚駭的事在預識着。仙人並沒有告訴他們一切生物能夠同人一樣的生，一樣的說話，同着一樣的活動。看吧！祖父所遺留下來的鐘的門突然打開了。屋內的寂靜被美妙的音樂所衝破，同時有十二個穿着極精緻的衣服的舞女，圍着他們跳起舞來。

「她們是你們生命的時間。」仙人說。

「我可以同她們一齊跳舞嗎？」秦爾羨慕的注視着那些似乎像鳥般掠過的跳舞者。

她忽然狂笑了起來！那個有趣的胖傢伙是誰啊？他身上覆蓋着一層麵粉，正喘着氣竭力在平鍋裏掙扎，同時不停的向他們鞠躬。他是麵包！在這自由時代中，他想乘機出來在世界上做一點小工作。他很像一個胖得好笑的紳士；他的臉是膨脹的麵粉所構成。他穿着一件極合身，而且無縫的麵包色的衣服。他的胸前所交叉的繡紋就同我們早餐時

那牛奶油麵包捲一樣。在他的頭上——我們試想想看——他頂着一個大饅頭，好像是

當其他的麵包也舉他跟隨着時跳躍起來的時候，他才艱難的從鍋中滾出來了。這奇怪的，迷人的跳舞，使他們愈更高興了。在時間與麵包的跳舞中，盤子也在櫃中跳起來，而不顧它會掉出來踐個粉條；那些玻璃杯也叮噠地在跳，向大家一一祝賀健康。至於刀叉，聽牠大聲的對說着，這種喧嘩，使你不能聽見你自己說話的聲音。

假如這鬧鬧再繼續下去，不知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們的父母一定會被弄醒的。幸好！正當鬧得極利害的時候，煙囪裏發出強烈的紅光，充滿整個的屋子，好像這房屋已經失火一樣。每一個都會皇的跳到角落裏去，泰爾和曼苔兒也嚇得哭起來，一齊把頭藏到仙人的長袍裏去。

「不要怕！」她說：「只是一點小火，他也是來參加你們的遊戲。他的品性很好，不過你們最好別去碰他，因為他相當執拗。」

他們從仙人的長袍的花邊偷看外邊，他們看見一個高大的紅色傢伙在向他們大笑。它穿着一件火紅色的緊衫，並且一切裝飾物也都是同一顏色的。當它揮動它的手臂時，那掛在它肩上的肩巾就好像震了起來。他的頭髮炫耀的直聳在他的頭上。他伸開手足在屋內像瘋子般的跳躍。

泰爾離開他的避難所後，稍稍的安心了些。這時他入白依倫拿了一個重要的動作：他用咒棒指着桶口；立刻變出一個年輕的姑娘，她輕輕的滾着，同不竭的泉水般的。她是水，她很美麗，看起來她却是極端的悲傷！她的悠揚的歌聲，好像流着的溪水。她的頭髮一直拖到她的足跟，彷彿是海草般的垂着。她沒有任何飾物，僅穿着一件睡衣；水緩緩的在她身上流過，發出燦爛的光輝。最初她猶豫的向四週細看，但當她看見火在像狂人一樣的騷動時，她發怒了。她忿怒的打鑿他，把藥霧向他的臉上噴過去，盡她的全力去攻擊他。火也被激怒了；他開始噴煙；但是，他已經被他的敵人的突然攻擊所挫敗，他聰明的退到角落裏去。水也一樣的退却；這時似乎恢復了感來的狀態。

當驚恐不在後，一種柔器的破碎聲使他們回轉了頭，兩個孩子問仙人會不會再有什麼發生。好奇怪的一件事：牛奶瓶從桌子上掉在地下，打得粉碎，同時從碎片裏又出來了一個迷人的美人；她發出種種恐怖的叫聲，她緊握着雙手，用懇求的目光向四週轉動。泰爾立刻去安慰她；他知道是牛奶；他很喜歡她，他親熱的吻她。她是純潔的美麗，像如同一個擠搾牛奶的小女孩。一種香草的香味從她的白衫裏發出來。

那時，曼普兒正注視着一塊好像也是要生活起來的糖。他是包在一張藍紙裏，放在靠門的架上，他正不停的向左右擺動，最後，一隻瘦長的手伸了出來，接着一個尖的頭穿破了紙露出來，另外一隻手和兩隻腳也出來了。……的確，糖的那付滑稽像，便

孩子們不自禁地笑起來。他們都很有禮貌的對他，仙人是這樣的向他們介紹：

「泰爾！這是糖的靈魂，他的口袋裏裝滿的是糖，手上粘滿的也是糖。」

「嗚！嗚！嗚！……早安！我的小主人！……我能說話了！……汪！汪！我雖然搖尾，但你並不明白！……我喜歡你！」

誰是這意外的客人？是誰在屋內快樂得去擁擠每一個人？他是泰樂，一隻很好的狗。他們到林裏去；他忠實的守着門，他是多麼忠實的朋友啊！這時他用後爪走路，前腿在空中擺動。像一個拙笨的矮人在打手勢。他並沒有改變完全：他仍舊有那平滑的芥菜色的衣服，狗的頭，黑色的鼻尖，不過在他能說話以後，他可驕傲了。他儘量說得快，彷彿他是要在一剎間替他的同類的多少年不得說話的忿恨復仇。他說出它內心中所要說的話，他吻着它的主人，稱他們是「它的好主人！」

他平靜些後，便繞着孩子們打轉。他很高興，現在他是能自主了；他是一個良善的動物，他需要在這自由時代中找尋出路，魔力已經改變了一切。但是不幸，他仍遺留着狗的缺點。他很妒忌！當看到泰萊蒂——貓——也能如像他生活起來，而且吻着孩子們的時候；他心裏感到一種劇痛，他恨透了貓！眼看着貓在分享他的家庭之愛，在他的生命上是一件如何大的犧牲啊！但他的主人却喜歡她——指貓，譯者——，他便無異言的忍受了，甚至獨自離開了她，這時泰萊蒂也能像他一樣的說話了。泰萊蒂在這新的世界

中已經同他完全一樣的平等。

「哦！這世界是不公平的！」他傷心的想：「正義是不再存在了！」

同時，貓在洗磨了她的爪後，便把爪伸向女孩子身上去。

牠是二隻很美的貓；但假如我們相信泰樂的忌妒不是一種醜惡的思想的話，那我們很容易把牠的美忽略去的。牠的眼睛很像鑲在翡翠裏的兩粒黃寶石，不小心，你準會被吸引得心神不定的呢？同時，你又怎能夠拒絕去撫摩她那黑色的，絨樣的背呢？你怎能又不被牠溫柔的，妖媚而華麗的容儀所迷惑呢？

牠微笑着用二種和藹可親的語調向曼苔兒說：

「小姐！早安！……你看清晨多美！」

孩子輕輕的撫摩牠。

最初，泰樂是在屋子的一端看着。但忽然他不能再忍了，他飛跑到貓的面前，大聲的狂笑道：

「我要嚇死你，泰萊蒂！嗚！嗚！嗚！」

但是貓却轉過身來，藐視的說：

「先生！我並不認識你。」

這對泰樂是絕大的侮辱；貓站了起來，絞扭着她的頰鬚；同時，拱起背，豎起了尾

巴，「哇——哇——」的叫。站在一個木箱上木立不動，恰像一條在中蘭對瓶子的龍。

註：貓在遇到危險時用以威嚇敵人的叫聲

泰爾與曼吉兒被引得笑個不止。假如這爭吵必定要有一個壞結局，那現在就發生了。在十一點鐘時——冬天的午夜——本是冷靜的，但是突然有一道巨大的同白天的陽光一樣的熱，一樣的炫目的光輝射進這茅屋來。

「喂！這是日光啊！」不知道是什麼同事的泰爾說：「爹爹將要怎樣說呢？大話但是，在仙人糾正他以後，泰爾就明白了；同時他驚奇地跪在靈惑了他的眼睛的幽靈面前。」

在窗子中央有一個太陽的火輪，像一個鑲金的車輪慢慢的升起來，一個極美的仙女出現了，發光的面紗遮住了她美麗的面孔，她的臂是赤着，彷彿是透明的。她那大而明亮的兩眼內包含着無限的慈愛。

「是女皇！」泰爾說。

「是幸福的處女！」曼吉兒也跪在哥哥的旁邊。

「錯了！孩子！」仙人說：「她是光仙子。」

光仙子微笑着把他們牽起來，她是天上司光明的神，世界美化的重任，就全託付在她的身上。她從來沒有被約束過，但這時爲了要教導孩子去認識心靈之光——這光雖然一

直引導我們去了解一切事物。但我們就不會發覺她。……這第三次把自己暫時拘禁在人形裏。

「這是光仙子啊！」所有的生物和物件高興極了，他們一齊圍住她跳舞，狂呼。泰爾和曼吉兒也一樣喜歡得亂跳。他們就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快樂、熱鬧的三個集會。

當必然要發生的事來到時。猛的一聲，有激烈的響聲傳進來。那聲音足夠使這屋子震倒的。他們認為這是泰爾的父親已經被鬧聲所驚醒，而要來阻止這喧嘩。

「快轉鑽石！」仙人向泰爾說。

「我們的三角立刻照辦了。但是他不夠機警，他想到父親手不鬆攪攪起來……」

「不要慌！不要慌！」仙人說：「孩子！你轉得太快了，這樣他們不能恢復他們的原來樣兒，那我們將要有些麻煩發生的。」

於是一切都改變了。草屋的牆失去了先前光輝。他們一齊在亂攪，要恢復他們原來的形狀：火找不到它的烟囪；水奔走着找她的桶口；糖在它的破包紙前悲傷不止；同時那些麵包更亂得不知所措；小的雞亂跑，使大的一時擠不進平鍋去，無法歸復從前的樣兒。至於狗，它倉皇的跑進了狗舍。貓，可爲難了，她無法進她的籠子去。只有時間單獨不賴，它倒平常就慣於跑得快，所以很容易的就回到爐裏去沒有一些遲延。

光仙子是安靜的站着不動，在那些圍着仙人啜泣的當中，她是一個鎮靜的榜樣。

「要發生什麼事？」他們問：「有危險嗎？」

「對的！」仙人說：「我不能告訴你們道理：一切都要在陪伴着兩個孩子走完旅程以後死亡去了的。」

除開狗以外，他們一齊哭了起來。因為在這羣中，除了光仙子，就只有狗還保留他的人性。他還可以走到他的主人面前。

這時又有一陣比從前還猛烈的叩門聲。

「爹爹又來了，……」泰爾說：「他來了？我聽見他的走路聲……」

「你明白。」仙人說：「現在已經遲了，你不能再選擇，你只有隨着我們走……但是你，火！不要來靠近任何人；狗！你不要再欺侮貓；水！你不要離開你應佔的位置；糖！你不要哭！除非你已經溶解。麵包！你把青鳥放在籠子裏帶着走……你們一齊到我那裏去，我要同你們修飾一下，……我們從這條路走吧！」

說着，他用魔杖向窗子一指。立刻窗子就展長變成了一道門。當他們一齊走出去後，窗子又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一走出去，那純潔的月光就照在他們的身上。這時鐘聲有力的響起來，報告耶穌的降生。於是泰爾同曼吉兒便去尋找那能夠給他們帶來幸福的青鳥去了。

第二章

在仙宮裏

白依倫的仙宮是在一座很高的山上，有一條路通到月宮去。如果是夏天的晴明的夜晚，在這仙宮的走廊上，你可以看到那山、那谷、那湖、那海，很清楚的現在眼前。同時，仙人正指着星兒講出它的神秘。

「這老的行星使我很感到興趣。」她常對她那是山中的魔王的朋友說：「人老是在醉生夢死的！可憐！我真憐憫他們！由於我的慈仁，我要到他們當中去，把那些孩子從黑暗中救出來，使他們避免那可怕的災禍。」

當她在聖誕節的晚上去敲泰爾家的門的時候，她就是要履行這諾言。

現在我們說回來吧：

當他們剛剛走到大路上時，仙人想起他們是不能穿過這山谷的，因為那裏照得雪亮的正有一個宴會。但是她是多智的，要達到期望是很容易。她輕輕的壓着泰爾的驢，她

決定用魔力帶他們到宮中去。立刻地，一團螢火圍繞着他們，使他們飄向天空。當他們從驚駭中醒來時，他們已經在白依倫的仙宮裏了。

「跟着我！」她說。同時領着他們從那金銀鑿造成的房間，走廊中穿過去。

他們在一間很大的房間中停下來，這房間四週全是鑲着有鏡子的大衣櫥。每一個細孔都是明亮的。白依倫從袋裏拿出一把鑲石的鑰匙打開了衣櫥，一種驚奇的叫喊突然從每一個喉嚨裏發出來。貴重的物品堆滿衣櫥中：鑲着寶石的斗蓬，很多式樣的衣服，珍珠造成的冠冕，翡翠的項鍊，紅寶石的手鐲……孩子們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財寶。至於那些物品們——指貓，狗等，譯者——，他們寧願沉在這昏極的狀態中；這並不怪，只要我們想到他們是第一次來走進這奇異的境地時，就相信是極自然的事。

這時，仙人幫着替他們選擇服飾。火，糖同着貓顯示出他們所愛好的。火，他喜歡紅色的，他選擇了一件閃着金光的壯麗的「梅奇斯士范爾士」的（註）衣服。他的頭是熱的，所以他沒有要戴的東西。糖，他耐心的去找白色或是近於藍色的服飾，因為在他們甜國裏發光的顏色是衝突的。他找了一件白藍相間的衣服，一頂尖帽子。穿戴起來活像一個熄燭器，是極可笑的樣子，但他照着鏡子他却感到幸福無比。

註：Mephistophelus是古代魔鬼中，七大魔鬼之一

貓一向是愛黑色，無論什麼時候，就是現在雖在旅程中，她也認為黑色的好。所以

她穿上一件用黑玉做綉飾的緊身，披上絨的披風，戴上一頂有羽毛的騎士式的帽子，穿上一雙軟底皮鞋，在前爪上戴上一雙手套。這時她覺得並不比那顯貴的祖宗「羅斯依白森」(註)不如。

註：Puss-in-Boots 童話中的一隻貓，曾替主人獲得女公主和財產。

「穿着，她在鏡子前滿意了。」

她請着火、糖同她到外邊散步去。於是在別的還正找衣服時，他們三個就出去了。在走廊的一端是一個好像是掛在天上的洋台，我們的這三位密友便站在那裏；貓用一種沉默的語調說：

「我帶你們到這裏，」她說：「是來討論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讓我們來想法利用一下我們這最後的自由時間……」

說到這裏，被一種兇猛的鬧聲把他的話止住了：

「嗚嗚嗚……」

「嚇！貓叫道：「這呆狗又來了！他又嗅着我們在外邊！我們真不能有一分鐘安靜。讓我們到欄杆那裏去吧！我同你們的說話最好還是不要被牠聽見爲好。」

「遲了！」站在門邊的辯說

果然，泰樂來了，他高興的跳躍。

貓看見他，討厭地轉開身子：

「這傢伙必得要讓『辛德萊拉』(註)的馬車夫來制服他……他奴根性太深。」

註：Cinderella 神話中女子之名，經後母虐待，後得仙女之助，成爲皇后。

最後她用「Effe訓Effe」來做結束。她豎起鬚鬚，站在糖與火之間露出挑戰的神氣。狗不知道她的詭計，他身上穿得很漂亮，在亂轉的舞躍。在他旋轉中，他的披風時常分開，露出了他粗而短的尾巴。

他的內心是純潔的，他沒法表達他自己。他的臉上充滿了愛，他變成了極善於諷令的。

今天他的眼內閃着愉快的光芒，他是突然變成一個穿着極好的衣服的人。他負起着偉大的使命，要伴着他的主人(註)到世界的各處去。

註：原文係Gosli有崇拜之意，此處係指Tylevi與Malyi

「啊！」他說：「啊！我們不是很好嗎！……這刺綉的紐帶……是金的沒錯啊！」他沒有看見別人在笑他，他說出這別人認爲滑稽的老實話，他是一個簡單的動物，他不懂什麼是幽默。他穿着黃毛的上衣，但沒有穿背心，可是沒有注意。他仍舊保持着他的原來的形態與顏色。

他的後腳穿着一雙騎馬用的白頭漆皮靴。至於前爪，他可忘記戴上一隻手套。秦樂

生性太天真了，在一天之內，是無法把他細微動作改過來而去適合這新興的榮譽的，他做了失尊嚴的事。這時他躺在大廳的梯階上，抓着地，鼻靠在牆上，突然嗚嗚的墜泣起來；他的下唇顫抖得同我們要哭般的。

「這傻子是幹什麼啊！」在角落上注視着他的貓說：

但是，一會她就明白了。遠遠傳來甜軟的歌聲，秦樂是受不了的。這歌聲漸漸的來近，一種女子清晰的聲音在拱門的陰影裏發出來，水出現了，她是高的，細長的，而且白得像一顆珍珠。她似乎願溜而不願走。他們就不能忤度她的那溫柔，皎豔的儀態。她穿着一件飄舞飛揚不止的銀色衣服，頭上飾着珊瑚，這珊瑚一直拖到她膝上。

當火看見她，粗陋的，惡意的譏笑道：

「她把雨傘帶忘了！」

但水很機警，她知道她是兩個中的強者，她看着他的鼻子戲謔道：

「我請你原諒？……我想你必會說，在往日我看見的是你的紅鼻子！……」

其他的也跟隨着嘲笑火，說他的臉是像一塊灼熱的炭。火發怒地跳到天花板上，他要復仇。這時，貓到水那裏去，很小心地稱讚她的服裝的美麗。貓說的全是假意，她想對每一個人都友好，想要別人同意她的計劃。但她對麵包却裝做沒看見，因為在這團體未健全之前，她是不願同他去說話的。

「他能做什麼呢？」她屢次的譁。

「在找衣服時他總是鬼吵。」狗說：「最後他才決定拿了一套土耳其的衣服，一兩層刀，一塊頭巾。」

還沒有說完，一個紅色的巨大的，可怕物體，在大廳的門口出現了。這是大肚麵包。不知道爲什麼，他敲着自己。因爲他既不聰明，同時他不習慣於在人類的屋子裏行動。後來，他彎下了腰，縮着身子，才算走了進來。

這對他雖不好，但他仍一樣高興：

「我在這裏！」他說：「我在這裏，我穿着藍鬍子（註）式的衣服……你纔覺得如何

註：

註：Blue-board 傳奇中的主人，他要一個美女做妻子，她在一幽室中發現他前

妻的屍體。後來得她的弟兄的幫忙才把他殺死。

狗又圍着他跳，他以爲麵包真偉大！黃色的衣服，銀色的月形飾是泰樂最喜歡的。

粟木的頭巾在麵包頭上，真像一個仙人的饅頭！

「它多適意啊！」他叫：「它多適意啊！」

半牛奶膏羞的眼在麵包後面。她那乳色的衣服是仙人替她選擇的。她是一個兼運的壞。

籠登

麵包正講着秦爾，曼普兒和光仙子的衣服時，貓擅自的阻止了他。

「我們必會在有利時候見到他們的。」貓說：「別說廢話，聽我說，時間是緊迫了，我們的將來已經在危險中……。」

他們一齊張惶的看着她。他們認為這是嚴重的時候，但是在他們，人的語言仍舊很神秘。糖痛苦地蠕動着他的長指頭，麵包拍着肚子，水極失望的躺在地板塗，牛奶注視着那許多年的朋友——麵包。

於是貓又繼續她的話：

「仙人說過，在旅程完成以後，我們的生命便也完結了。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自己簡樸刀之下延長這旅程……。」

麵包很害怕立刻這是人，立刻又被吃掉，他便發抖了。但是狗假裝做沒有聽見，他的心中很憤恨。他知道貓的意思。秦爾帶最後的幾個字是這樣：「我們要延長這旅程，想法阻止找着青島，而使孩子們危險。」狗的心中有一種力鼓勵他，他跳過去攻擊貓。麵包、糖，火立刻飛去他們中間。

「秩序，請守秩序！」麵包自大的叫道：「我是這會的主席！」

「誰選你的！」火叫道。

在 仙 音 裏

「他能夠做什麼呢？」她屢次的問。

「在找衣服時他總是鬼吵。」狗說：「最後他才決定拿了一套土耳其的衣服，一柄彎刀，一塊頭巾。」

還沒有說完，一個虹色的巨大的，可怕物體，在大廳的門口出現了。這是大肚麵包。不知道為什麼，他敲着自己，因為他既笨聰明，同時他不習慣於在大類的屋子裏行動。後來，他彎下了腰，縮着身子，才算走了進來。

這對他雖不好，但他仍一樣高興。

「我在這裏！」他說：「我在這裏，我穿着藍鬍子（註）式的衣服……你們覺得如何

註：Blue-Beard 傳奇中的主人，他娶一個美女做妻子，她在一個室中發現他前

妻的屍體。後來得她的弟兄的幫忙才把他殺死。

狗又圍着他跳，他以為麵包真偉大！黃色的衣服，銀色的月形飾是泰樂最喜歡的。

麵包的頭巾在麵包頭上，真像一個仙人的饅頭！

「它多適意啊！」他叫：「他多適意啊！」

半熟牛奶膏的跟在麵包後面。她那乳色的衣服是仙人替她選擇的。她走一個謙道的樣

鏡

麵包正講着泰爾，曼奇兒和光仙子的衣服時，貓擅自的阻止守她。

「我們必會在有利時候見到他們的。」貓說：「別說廢話，聽我說，時間是緊迫了，我們的將來已經極危險中……。」

……他們一齊張惶的看着她。他們認爲這是嚴重的時候，但是在他們，人的語言仍舊很神秘。糖痛苦地蠕動着他的長指頭，麵包拍着肚子，水極失望的躺在地板上。牛奶柱視着那許多年的朋友……麵包。

於是貓又繼續她的話：

「仙人說過，在旅程完成以後，我們的生命便也完結了。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自己獨權力之下延長這旅程……。」

麵包很害怕立刻這是人，立刻又被吃掉，他便贊同了。但是狗假裝做沒有聽見，他的心中很憤恨。他知道貓的意思。泰爾帶最後的幾個字是這樣：「我們要延長這旅程，想法阻止找着青鳥，而使孩子們危險。」狗的心中有一種力鼓勵他，他跳過去攻擊貓。麵包，糖，火立刻飛去他們中間：

「秩序，請守秩序！」麵包自大的叫道：「我是這會的主席！」……

「誰選你的！」火叫道。

在 仙 宮 裏

一五

「誰要你干涉！」水叫着把她的濕頭髮甩向火去。

「原諒我！」漣抖着和解：「原諒我！……這是一個嚴重的時候……來讓我們在友愛中商量一條路。」

「我很同意糖同貓。」麵包懇結束這爭吵。

「真可笑！」狗露出牙齒說：「人是對的！……我們要服從他們的話……除他們以外，我一概都不承認……人類萬歲！……人是永遠的！……生者和死者都要替人出力！……人全是對的……」

貓尖銳的叫起來。她痛恨人類，她要利用這生的短促的時間，去爲她的同類復仇：「現在我們一齊都在這兒。」她叫道：「動物，物件同着元素（註），我們都是人們不了解的精靈。我們要保持殘餘的獨立，因為，假使他找到青島以後，她就可以知道一切，看到一切，那我們仍得在他的掌握中聽他指揮……記住！我們要利用這自由時期……。」但是，突然她的臉變色了，她悄悄的說：「注意！我已經聽到仙人同光仙子來了，我要告訴你們，光仙子始終是扶助着人類，她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小心！」

註：這對貓是有諷刺的意思

但是，我們的朋友從沒有稿過鬼，所以當他們犯了錯誤時，那可笑的，不安的態度就被仙人看出來，她在門限前說：

「你們在角落裏做什麼？……你們真像一羣叛徒！」

他們以爲仙人已經猜到他們的惡意，於是一齊在仙人前跪下來；很幸運，仙人並沒有想到他們心裏想些什麼。她是告訴孩子同每一個在這個旅程中要做些什麼。泰爾同曼苔兒手牽着手的站在她的前面，對於他們的新衣，他們有些不大自然。他們驚奇地互相凝視着。

曼苔兒穿着一件綉着紅花，纏着金邊的綠色長衣。戴着一頂漂亮的橘色的絨帽；她的臂上罩着紗織的塔克（註一）。泰爾穿一件紅織的茄克（註二），打一條藍織的領帶，戴着一頂新奇的帽子。

註一：Tucker是一種十七——八世紀女衣頸部的飾裝

註二：Jacket一種男短衣

仙人同他們說：

「青鳥很可能在記憶之鄉中你們祖父母的那裏，所以你們得先到那裏去。」

「我們怎看得見他們呢？他們是早死了的。」泰爾說。

仙人解釋說，他們並沒有真死，除非他們的孩子不再想念，他們才會死的：

「人是不知道這祕密的。」她說：「泰爾！你要謝謝鑽石，有它，你將可以看那已經死去了的人過得像活人一樣的快乐。」

「你同我們一齊去嗎？」秦衛向着站在門口照耀全室的光仙子說。

「不！」仙人說：「光仙子是不能看過去的。她的精力只是專心致於將來。」

兩個孩子要走的時候，他們發覺很餓。於是仙人便叫麵包給他們一些東西吃。那胖傢伙很了解他的責任的重大，他抽出彎刀從他的肚子上割下幾片來。孩子們高興了。秦樂抑鬱的想了好一會，他也想要一小片。同時他們一齊唱起送別的歌。糖他很滿意，爲了要便他的同伴留下一個好印象，他拆斷了兩個指頭送給孩子。

他們走向門那裏時，白依倫阻止他們說：

「不要今天。」他說：「只是孩子們獨自去。同他們去是不聰明的；他們是到他們已故家中去過一個下午。去吧！孩子！再見！你們要留心，回來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兩個孩子向每一個握別後，便帶着烏籠走出大廳去；他們的同伴遵照着仙人的指示，列隊隨仙人回宮去。只有我們的朋友秦樂沒有應聲，獨自留下來。因爲他聽見仙人說孩子要孤獨的去，於是他決心不管怎樣都要照顧他們。在別人握別時，他閃身藏到門後。可憐的傢伙就沒預料到這是瞞不過白依倫的眼睛的。

「秦樂！」她叫：「秦樂！過來！」

雖然一向狗是聽話的，但這時可過了好一會才照着做。他夾着尾巴混在他們中間。當他看見他的小主人消失在樓梯裏後，他絕望的嗥叫不止。

第三章

記憶之鄉

仙本白德依告訴孩子說，「記憶之鄉」已經不遠；不過要從一個密林中穿過，而且林中參差些太得看不見尖端的老樹。裏邊常被濃霧所遮蔽，這使孩子幾乎迷失了路。要是仙人輩兒沒有這樣告訴過他們……

「那是一條直路，沒有別的岔路的。」

地上鋪滿了那雪白而且美麗的如意花，但因沒有日光的光輝，所以她們沒有發出香味。

那些花安慰着感覺到十分寂寞的孩子。一種微妙的靜寂包圍着他們，使他們有些戰慄。

「我們拿一束花去送祖母吧！」曼苔兒說。

「好啊！她一定喜歡的！」泰爾答道。

在走的當中，他們搜集了些美麗的白花做成一個花球。這些是不會知道將來要被孩子帶去送他的祖父母的。不久他們看見一棵橡樹上釘着一塊告白牌。

「我們到了！秦爾得意的說。於是他站到樹根上去念：

「記憶之鄉」

他們到達了，但是在四週却什麼也看不見。

「我什麼也看不到啊！」曼苦兒哭了起來。「我冷！……我疲倦！……我不再需要這樣的旅行。」

秦爾被這差事纏得把本性遺失了：

「來！不要像水一樣的只會哭！……你應該自己羞愧！」他說：「瞧！瞧！那邊的霧已經消散了！」

一些不假，霧真的從他們眼前消失，就如同舞台上的幕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拉開一樣。大樹也不見了，一切都消隱不見，代替出現的是一所精緻的農夫的茅屋，前面有一個小花園，裏面栽滿了花，同結滿果實的樹。

在果園裏，孩子很快的就認識出那看門的狗，牛，以及在柳枝所編成的鳥籠裏的鳥鳴。這一切都浸在淡白色的光線及溫芳的空氣裏。

秦爾同曼苦兒驚訝的立住。這就是記憶之鄉！多好的氣候！在這裏是多麼美妙！這

時他們又有折回去的心思，但當他們看見幾步外坐在凳上睡得很熟的祖父母時，他們可高興極了。他們拍着手快樂地喊道：

「祖父祖母在這裏了！……在這裏了！」

不過這魔力使他們有些兇害怕，他們站在樹後不敢動。他們望着這對老夫妻，在眼前慢慢的醒寤。他們聽見祖母抖亂的聲音說：

「我想我們活着的孫兒今天要來看我們。」

祖父答道：

「他們真的在想我們，因為我覺得我的腿有一隻發麻了。」

「我認爲他們已經到了。」祖母說：「因爲我看見歡喜的淚在我的眼前跳躍……」

祖母還沒有說完，孩子已經跑過去抱着他們了。……多快樂啊！這天真的抱吻！幸福是言語中最偉大的字。他們互相喜悅的望着，不停的笑着談下去。這種會見，真是意料不到的。當這興奮過去後，他們便開始了談話：

「泰爾，你怎麼已經長得這樣大了！」祖母說。

同時祖父說：

「曼普兒！看她的頭髮多美！眼睛多美！」

孩子們挽起臂，拍着手，跳起舞來。

不入，也問安靜了些，曼苔兒睡在祖父的胸上，泰爾坐在祖母的膝上，開始談起家務。

「爹爹同媽媽好嗎？」祖母問。

「祖母！他們很好。」泰爾說：「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們睡得很好的。」

祖母吻着他說：

「真的！他們多好！……爲什麼你們不時常來呢？你們幾個月不來，我們以爲你們已經把我們忘了……」

「祖母！我們不能來啊！」泰爾說：「今天因爲是仙人帶來……」

「我們是在這裏。」祖父說：「等着那些活着的人來拜望。在萬聖節（註）你們可以來的。」

註：All-hal-low's十一月一日，是紀念古人及祖宗的節期。

「萬聖節？因爲我們都傷風了啊！」

「你想念我們就夠了！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們一想念，我們便會醒來的。」

泰爾想起仙人所說的話，那時他認爲是不可能，但現在聽見他所懷念的祖母的話，他相信了，他覺得祖父並沒有完全離開他們。他問：

「你們沒有真死嗎……」

「死」！
「死是什麼意思。」祖父問。
「意思就是失去了生活的機能啊！」
祖父祖母聳了聳他們的肩：
「生的人多茫然啊！」他們一齊說。

對於回憶，他們是很高興談的。

「現在與過去」
「一項老人都是喜歡論過去。因為就他們來說，將來是已經完了；所以他們就只沉於現在與過去。」

「泰爾從祖母的膝上跳下來，到各處去摸索，他是想去尋找所有他知道或是簡記憶的事物。」

「什麼都沒有變動啊！」他叫道。他沒有來這裏好久了，一切都使他覺得更好。於是他用熟習的口音繼續說：「全部都是美的。……哦！這鐘上的大針是我替祖父找手鑽的那天把它弄掉在門口……」

「不錯！是你弄壞了的！」祖父說：「在我沒有看的時候，你們是喜歡爬這梅樹……」
「這時，泰爾還沒有忘記他的使命。」

「你這裏有青鳥嗎？我很想要！」

曼吉兒抬起頭來看着籠子。

「哦！這個老烏鴉！……它還唱歌嗎？」

她說着，烏鴉醒了，又開始高聲唱歌。

「你看。」祖母說：「只要你想到它……」

泰爾看着一樣東西高興了。

「它是青的啊！」他問道：「那鳥是青鳥啊！……它是青的，像草一樣的青！……」

你可以把它給我嗎？」

祖父同祖母答應了，於是泰爾便把它從樹上取下來，小心的拿着。

「仙人將要如何喜悅啊！」泰爾勝利的說：「還有那光仙子！」

「來！」祖父同祖母說：「去看看蜜蜂同牛去。」

於是這對老夫妻窺窺的穿過花園去；孩子突然又想起了死去的弟妹。這時以前是睡

在屋子裏的七個小孩子很快的走到花園來。泰爾同曼吉兒跑了去。他們一齊喜歡得亂撞

亂跳。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祖母說：「你一提到這些小兒，他們便來了。」

泰爾摸着小的那個的頭髮。

「喂！彼羅弟，我們再像以前的來鬥一次……羅拔……我說，珍，你的角怎麼了！……曼蒂玲，彼萊蒂，普靈！……李却弟……」

曼蒂兒笑了。

「李却弟依然是爬着。」

泰爾注意那圍着他們叫的狗：

「它帶來了！它的尾巴還是我拿普靈的剪刀剪去的，……它還沒有……」

「泰爾！」祖父鄭重的說；「在這裏的一切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意外地老人好像被符咒所迷惑的站住了，他們聽見鐘輕輕的打了八下。

「怎麼？」他們問；「現在不能響……」

「我們許久都沒有想到時間了。」祖母說；「誰想到了它？」

「是我！」泰爾說；「所以他是八點鐘……我要走了，我已經答應過光仙子在九

點鐘以前回去！……」

他向鳥籠走去，別的也不阻止他，因這時剛好是晚餐時間，他們有很好的菜——捲心菜湯同着葡萄園的饅頭。

「好！」我們的主角說；「我已經得到青鳥了！……但捲心菜湯你們却不能每天得

到！……」

他們很快的把桌子搬出來，鋪上一張白的桌布，每人面前放一個盤子。最後，祖母莊嚴的抬來一個熱氣騰騰的湯鍋。在燈光下，他們開始了晚餐。吃着，他們歡喜得互相攆擠。這時，除了木匙碰在湯盤上發出的聲音外全是靜的。

「多好！哦！多好啊！」愛吃的泰爾說：「再給我一些！多一點！多一點！……」

「靜一些！」祖父說：「你仍是那從前不守規紀的老樣兒！……」
泰爾並不注意這責備，他站在木凳上，把湯鍋拉過來，但不小心弄翻了，湯瀉在桌布同每個人前膝布上。孩子叫了起來。祖母驚住了，祖父很忿怒，厲害的打他一個耳光。

「泰爾猶疑了一會，把手摸着被打的頰，陪着笑臉說：

「祖父！好啊！好舒服！在活着時你常這樣打我！……我要吻你……」
每個人都被引得發笑了。

「假如你喜歡，我還要打！」祖父溫怒的說。

但是，他倒底被感動了，他揩了揩已經濕了的眼睛。

「好啊！」泰爾蹣跚了起來：「八點半打過……曼吉兒！我們得走了……」
祖母徒然的要他們再留一會。

「不行！我們不能！」泰爾果決的說：「我已經答應過光仙子！」
他很快的拿起那個珍貴的鳥籠。

「再見！祖父！……再見！祖母！再見！彼羅弟，羅拔，普靈，曼蒂玲，李却弟，還有蒂蒂，……我們不能再耽擱。……不要哭！祖母！我們必定常常來！——可憐的祖父在亂發怨言。」

「啊！這生活多令人討厭！……」

泰爾安慰他。並且再聲明以後常常來。

「天天都來！」祖世說：「你們來拜訪我們，是我們僅有的樂趣！」

「再見！再見！」他們的弟妹齊聲說：「常常來！帶些麥精糖來給我們！」

他們吻過，他們揮着手帕說了最後的一聲再會。人形漸漸的消逝，聲音也失去了。兩個孩子又被濃霧所籠罩，原來的森林又現出來。

「我真怕！」曼吉兒哭了：「哥哥！把你的手給我，我真怕！」

泰爾也一樣的抖戰，但是他仍試着去安慰他的妹妹：

「噓！」他說：「你記住，我們是得到了青鳥回來的！」

他說着，一線光明披射了來，孩子們立刻向着跑過去。他把鳥籠掛在臂上；他再一看見鳥籠驚住了……嗟呀！這使他失望萬分！在記憶之鄉是很美的青鳥，現在却變成黑鳥。雖然泰爾極力定神凝視，鳥依然是黑的。他怎麼會知道鳥是鴉，實在老地方唱歌的呢？什麼事？多苦痛的啊！生活對他多麼的慘酷！

不久以前，他們是忘記了困難與危險，怎樣高興的走着他們的旅程。他們堅決的勇敢的前進，他們確信已經找到了那能給與仙人的小姑娘幸福的青鳥，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們的朋友第一次感到羞辱，煩惱，障礙在等着他！他嘗試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仙人愚弄他？他不能夠找到青鳥？他的勇氣是散失了……

他不能找着回來時的路，煩惱又多了一層。地上沒有一片如意花，他哭起來……幸運得很，在我們的小朋友陷於困苦中不久，光仙子應約來了。第一個嘗試是已經過去，他們離開老人的屋子不遠，霧突然又隱去不在。代而出現的是一幅安靜的畫境，可愛而且樸素，一個奇異的聖堂發出眩目的光輝。

光仙子站在門檻上。微笑着聽着訴說他的第一次失敗。他知道小孩是得到了什麼。由於光仙子的仁愛的對人照耀。所以他們都誠心的接受光仙子所告訴他們的事物的真理。現在，首先要謝謝個人給泰爾的鑽石，她是來測驗一個人的靈魂。

「別難過」，她對孩子說：「是你們見到你們的祖父母不高興嗎？是一天還不夠快樂嗎？是你們不喜歡那隻老鳥復活嗎？聽它唱！」

那老鳥鳴唱盡全力的唱起來，他那小的黃色眼睛充滿了喜欣的在籠中跳躍。

「好孩子！當你們在尋找青鳥的路上，是不是你們想念過這支鳥。」
「她莊嚴的點一點頭，她很清楚青鳥是在那兒。但是生命是充滿了神祕，我們必須靈

重的避免同消滅他；假如光仙子告訴孩子，青鳥在那裏，那他們準不再去找。至於爲什麼，我將在故事的末尾告訴你們。

現在讓我們離開睡在白雲下同光仙子照拂中的小朋友。

第四章

夜之宮

不久，孩子同他們的朋友在第一個黎明來到的時候遇到了，一齊到夜之宮去，他們希望能在那裏找到青鳥。好幾個都在點名而沒有答應他們的名字。牛奶怕一切刺激，總在屋裏不出去。水說出她慣於睡在苔蔞上的道理，她已經疲乏得半死，很怕會病倒了。至於光仙子，從有世界以來，她同夜就有了仇隙；火是同光仙子一樣，同夜是合不來的。光仙子吻吻孩子，同時告訴泰樂了路，因為引路是他的責任。

你們必記得起泰樂像一個矮人般的用後脚疾走的樣子，他的鼻子向着天空，他的舌在下顎前搖曳，前爪放在胸前。它坐立不安的四處奔跑，到處嗅個不止，而不顧這是會使他疲倦的。他堅強的自信也不會在路上被什麼誘惑；他藐視那拉圾堆，輕視昔日的一切，就是從前的朋友他也決不再同它們往來。

可憐的泰樂！他竟歡喜他能變做了人，認為世界上沒有再比這值得驕傲的事！自然

生活雖改變了，但他的天性並未改變。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用呢？其實，僅自前所負的責任也就夠使他的煩惱加強一百倍了。

「噫！」他盲目的同他的女主人去尋找青鳥，他就不知道這旅程終了後，他的生命便也完結了。噫！」他說：「假如我捉到那青鳥，相信我，假如他不是胖得像一隻鵝鴨，我決不會用舌頭去碰他一碰的！」

麵包靜靜的拿着烏籠跟着，兩個孩子走在他後面，最後便是糖。

但是貓呢？她缺席了，我們得回頭想一下她以前的思想。當她在仙宮的大廳召集會議時，她的目的就是在想法阻礙這旅程。她料到她的聽衆全是些蠢傢伙。

「呆子！」她想：「將來一切都會像犯了罪似的全都毀滅在仙人的權力下。只有依賴自己好些，在我的生活裏，一切都得建立在懷疑上。我相信這才同人的生活一樣。信任別人的只是永遠被欺騙；懷疑與詭辯是比嚴肅得多。」

貓的地位同狗是一樣的。她從前的一切仍舊沒有改變。她很壞，但是，我們的羨慕却很好。

於是她決定爲自己進行，在天亮前便去拜訪她的老朋友「夜」去了。

到夜之宮的路是一條又長又險的。貓以前她就常去，所以她跑得很快。她的斗蓬在風中像一面旗在她後面飄揚，她帽上的羽毛也搖舞着。她的羊皮靴幾乎踏不着地。一會

第四章

夜之宮

不久，孩子同他們的朋友在第一個黎明來到的時候遇到了，一齊到夜之宮去，他們希望能在那裏找到青鳥。好幾個都在點名時沒有答應他們的名字。牛奶怕一切刺激，總在屋裏不出去。水說出她慣於睡在苔上的道理，她已經疲乏得半死，很怕會病倒了。至於光仙子，從有世界以來，她同夜就有了仇隙；火是同光仙子一樣，同夜是合不來的。光仙子吻吻孩子，同時告訴泰樂了路，因為引路是他的責任。

你們必記得起泰樂像一個矮人般的用後腳疾走的樣子；他的鼻子向着天空，他的舌在下顎前搖曳，前爪放在胸前。它坐立不安的四處奔跑，到處嗅個不止，而不願這是會使他疲倦的。他堅強的自信絕不會在路上被什麼誘惑；他渺視那拉圾堆，輕視昔日的一切，就是從前的朋友他也決不再同它們往來。

可憐的泰樂！他竟歡喜他能變做了人，認為世界上沒有再比這值得驕傲的事！自然

生活雖改變了，但他的天性並未改變。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用呢？其實，僅目前所負的責任也就夠使他的煩惱加強一百倍了。

「噫！」他盲目的同他的女主人去尋找青鳥，他就不知道這旅程終了後，他的生命便逝完結。「噫！」他說：「假如我捉到那青鳥，相信我，假如他不是胖得像一隻鵝鴨，我決不會用舌頭去碰他一碰的！」

麴包靜肅的拿着烏籠跟着，兩個孩子走在他後面，最後便是糖。

但是貓呢？她缺席了，我們得回頭想一下她以前的思想。當她在仙宮的大廳召集會議時，她的目的就是在想法阻礙這旅程；她料到她的聽衆全是些蠢傢伙。

「呆子！」她想：「將來一切都會像犯了罪似的全都毀滅在仙人的權力下。只有依賴自己好些，在我的生活裏，一切都得建立在懷疑上。我相信這才同人的生活一樣。信任別人的只是永遠被欺騙；懷疑與詭辯是比嚴辯得得多。」

貓的地位同狗是一樣的；她從前的一切仍舊沒有改變。她很壞，但是，我們的泰樂却很好。

於是她決定獨自進行，在天亮前便去拜訪她的老朋友「夜」去了。

到夜之宮的路是一條又長又險的。貓以前她常常去，所以她跑得很快。她的斗蓬在風中像一面旗在她後面飄揚，她帽上的羽毛也搖舞着。她的羊皮靴幾乎踏不着地。一會

她便到了夜所在的那個大廳裏了。

這是多奇異景象：夜像一個女王樣的躺在她的御座上，她是睡着了，四週沒有一絲光亮，也沒有一顆星。我們知道貓是可以黑暗中保持着視力的能力，所以她能像畫間一樣的看得見夜。

夜的形態，儘能從黑幔裏看出一半，她是同古希臘的影像般的美麗。她沒有臂，只有一對巨大的翅膀，——現在她正睡着，所以是捲起的——這翅膀從她的肩一直到脚，給了她無比的威嚴，基於朋友的關係，泰萊蒂不多看她，因為這是一個危險的關頭，而且時間又很短。她又疲倦又煩惱。她很悲傷的站在御座面前。

「是我！尊貴的夜！……我很疲倦！」

夜的生性很容易受驚的。她的美麗是建築在寧靜上，她的生活時常不大安定。一顆星從天空流過落到地上，一聲梟的叫聲，都幾乎把她每天晚上用以遮蔽世界的黑外套撕破。貓還沒有說完，夜就坐起來了，她抖抖全身，用翅膀撲一撲，她用恐懼的聲音問泰萊蒂。立刻她就知道危險已經接近了她，她悲傷着她的命運。什麼！一個人來到她的宮裏了！也許是借着鑽石的魔力要來刺破她的秘密。她將怎麼辦呢？她怎樣保護自己呢？同時，她忘記了寂靜，忘記了她自己的神聖；她開始大叫。但是她很幸運，泰萊蒂有着那人生的煩惱（註），用來防禦是很好的。她要在先去實施她的計劃，她想既服夜採用

她用這幾個字解釋她的計劃

註：指奸狡而言——譯者

「我只看出一件事情。尊貴的夜！他們是孩子，我們要恐嚇。他們才不敢開大廳後面門的碰那青鳥去的，那神祕的洞將可駭駭他們。我們的一切希望都便寄在這上面。」
「此外別無其他方法了。但夜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就聽見一種聲音。她繞起她美麗的面孔，忿怒地展開了翅，這態度告訴了泰萊蒂說她贊成了這個計劃。」

「他們來了！」貓叫道。

那小窠隊在夜的昏暗的樓梯前停止了。當泰爾向四週注意觀察的時候，泰萊蒂便上前去。泰爾找不到一件能安慰他的東西。這里是宏大而且可怖。大廳有許多處顯出峻嚴的，像墳墓的光彩，看不見天花板；四週的烏木柱高得像伸進了雲端。什麼幾乎全是黑的，只些許有一絲微光。在那黃銅的大門前邊的夜的御座兩邊閃爍着兩團火球。

貓撲向孩子去：

「走這裏！小主人！走這裏！……我已經同夜談過，她很喜歡見你們。」

泰萊蒂溫軟的聲音使泰爾恢復了知覺，他用勇敢自信的步伐走到御座前說：

「午安，夜太太……」

「午安，」便夜記起了她的世仇光仙子來，她怒着用枯燥的聲音回答：

「……我不希望聽！……你應該說夜安，至少也得說晚安！」

我們的主角並不想爭辯。在這偉大的女人面前，他覺得很渺小。他立刻請求她原諒，並且盡量說得柔和。同時請求她准許他們在她的室中尋找青鳥。

「我不知道，這裏是沒有的！」夜用她巨大的翅膀去拍着孩子叫道。

但是，當他還堅持着時，她——指夜。譯著——怕起那鑽石來；那鑽石會把黑暗，及她的魔力消滅個乾淨。於是她假意的慷慨允許。指着御座前的那大鑰匙給他們。

泰爾毫不猶疑的拿匙鑰跑到大廳的第一道門那裏去。

每一個人都駭得發抖。麵包的牙齒在打着戰，糖痛苦欲絕的站着。曼苔兒說：

「糖在那裏？……我要回去了。」

當時：泰爾也有些怕，但他仍果決的去試開那道門，夜嘈雜的宣佈出第一個危險！

「那裏有鬼。」

「哦！」泰爾想：「我從來沒有見過鬼的，這多糟啊！」

忠實的泰樂站在他的旁邊。他喘着氣，一切對狗都是神祕的。

終於，鑰匙在鎖裏軋軋的響起來了。寂靜的氛圍濃厚得同黑暗一樣。無人敢喘口氣。這時門開了，一會，幽暗中有些灰白的東西在到處奔跑。有的從右邊伸向天空，有的圍繞着柱子，有的蜿蜒在地上。他們很有些像人，但又辨別不出他們的面貌，同時也看

不清他們。這時他們變成了一團白霧。爲着自己，泰爾去追逐他們。至於夜，她澈底實行着貓的陰謀，她裝做很怕的樣子，她的這些鬼朋友在千萬年來這是第二次聽到有人要追逐他們。她什麼都不做，只像瘋了般的拍着翅的翅膀，大聲的乞求道：

「追他們！驅逐他們！」

但是這些可憐的鬼，他們想到外邊去呼吸點新鮮空氣，可是因爲人已經懷疑他們，如果不快折回去，他們怕泰爾會來咬他們的腿。

「哦！……」當門關上時狗喘着氣說：「我有利害的牙齒，天曉得！那些人從來我就沒有看見過！你咬他們，你會發覺他們的腿是棉花所做成的呢？」

這時泰爾走向第二進門問：

「裏面有什麼？」

夜做手勢阻止他，難道這頑強的小傢伙真的要是一切嗎？

「開他要小心嗎？」泰爾問

「不！」他說：「值不得的。裏面是病魔。那些小東西是很沉靜的！人有時却會同他們發生戰事！……你打開自己看！……」

泰爾打開門後，驚奇得無話可說，裏面什麼也看不見！……他剛要關門，一個穿着長袍戴着睡帽的小人擠到了他旁邊，開始在大廳中跳躍，她

常站住擺着頭咳嗽，打噴嚏，掃帚一下鼻子……她穿着拖鞋，但拖鞋太大了，從有掉的可能。糖，麵包同泰爾被她引導忘記了害怕大澤笑了起來。但當他們靠近她時，他們也打起噴嚏，咳起嗽來了。

「這就是病魔的小威力」。夜說：「這是『頭裏傷風』。」（註）

註：原文係 Cold-in-the-head

「哦！哦！」糖想：「假如我的鼻子再像這樣，我將要被毀傷，被溶化的！」可憐的糖，他不知道那裏他可以躲藏。自從這旅程開始，他就對水發生了戀愛。但這愛戀引起了他的憂慮。水是一個妖媚的女人，她期望同誰混在一起，而由此得到些厚待；但是同水過份的是件奢侈的事。糖每吻她一次，他的生氣就虧耗了一些，這使他感到對他的生命的恐懼。

當他感到已經被「頭裏傷風」所襲擊，他立刻飛跑出宮去。但是我們的泰爾却跑到那小淫婦——指病魔。譯者——後面趕她回去。在泰爾與曼苔兒笑的當中他就決定這樣做了，他認為這並不怎樣困難。

泰爾更勇敢的跑到第三道門去。

「小心！」夜頭抖的叫道：「裏面是戰爭啊！他們比什麼都利害！假如他們中有一個逃出來，我真不敢想像要發生怎樣一個情況——站住——退回來！」

夜的警告還沒說完，大胆的小傢伙——指泰爾——譯者——已經在後悔他不該粗慮。他試着去關開了的門，可是無用了。門那邊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血流由縫中過來，火簇閃射着，叫聲，響聲，呻吟聲混着槍砲的轟聲。每個人都再宮中雜亂的奔跑。麵包同糖盡力的掙扎，但仍找不到一條出去的路，於是又折回去幫同泰爾去抵住那無望的門。

貓裝做很憂慮，但仍顯出神祕的笑：

「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她扭着鬚鬚：「他們決不會去開第四個門。」

泰爾用最大的力量去幫助他的小主人，這時曼苔兒正躲在角落裏泣哭。

最後，我們的主角發出了勝利的叫聲：

「哦！他們讓步了！勝利了！勝利了！……門已經關起來！」

這時泰爾疲倦的走過來，他發抖的手摩着前額。

「好！」夜粗魯的問：「你夠了嗎？還要不要看他們？」

「不錯！」小傢伙哭着回答：「他們真醜得可怕……我並不想他們那兒會有青鳥……」

「你以為他們真的沒有青鳥，」夜怒了：「假如有，他們準會吃去的……那準

也一無所獲……」

泰爾昂然的說：

「我要一切，光仙子說過……」

「這說起來很容易。」夜說：「一個在家裏的人總這樣想。」

「我們到第四道門去。」泰爾決然的說：「裏面有些什麼？」

「是我管理的陰影與恐怖！」
泰爾想了一會。

「陰影！」他想：「夜是在同我開玩笑。」一點多鐘（註）來我看出陰影是在這裏；我想再見一次日光。至於恐怖，假如他像鬼，那我們可以戲弄他一下。」

註：指泰爾來夜之宮的時期。

於是他把門去開了，他的同伴來不及去阻止他。因為剛才的驚恐，他們一齊坐在地板上互相凝視者。這時泰爾把門拉開，但什麼也沒有進來。

「什麼也沒有啊！」他說。

「有的！你看！」夜仍舊裝做驚駭的樣子。

夜是狂怒了。她想用恐怖來造一個局面。看！這些不幸者很久就被人吃責，到現在他們還害怕着人。夜用甘言引誘出來了幾個用灰白的幕遮着的東西。他們圍着火爐奔跑，孩子的笑聲使他們衝了進來。但是夜的引誘失敗了，時鐘已經在附近響了（註）。泰爾移步到大廳最後的門去。

註：恐怖與陰影是怕時鐘的響聲的。

「不要開他！」夜懷肅的說，

「爲什麼？」

「因爲是不可能的。」

「準是藏着青鳥！」

「不要再試探命運，別開吧！」

「爲什麼？」泰爾固執的反問。

這固執激起了夜的大怒，他加重語氣的說：

「沒有一個曾經開過這門的在白天還會活着的。明白說也就是必定殛死，裏面有超過世上的慘惡在等待你去碰那道門。」

「別開了，主人！」麵包的牙齒打着戰；「別開了！可憐可憐我們！我跪着請求你！」

「你會把我們的生命完全犧牲了的！」貓叫着說。

「我不！我不！」曼苔兒哭着。

「可憐可憐我們！」糖扭着指頭的哭。

他們一齊圍着泰爾哭起來。只有泰爾同意泰爾的意思，雖然他也怕最後一點鐘（註）

來臨，但他不敢去說一句話。兩棵大的眼淚順着他的臉溜下來，他絕望的舐着泰爾的手。這是多動人的景象。這時泰爾有些猶疑了。他的心也劇烈地跳個不止，他的喉嚨苦楚

得發燥！要想說一句話都不可能。他不願意把懦弱顯出在他不幸的同伴面前。

註：指臨死時而言

「假如我沒有力量去完成我的使命。」他向他自己說：「那誰去呢？要是他們看出我的困難，我可沒事了，他們必不會讓我我去。我將找不到青島！」

這種想法激起了他心中的豪俠的。這是萬萬不能的。或者，離幸福已經很近，却怎不去呢？死者（註）給與了他勇氣，他要為整個的人類試着去工作！

註：指為追求幸福而死的人

泰爾決定犧牲他自己。他像一個真的英雄，他揮舞着大而重的金鑰匙叫道：

「我必得開這道門！」

他跑到門前去，泰樂喘氣的跟着他。可憐的狗已嚇得半死，但他很驕傲能獻身泰爾，他竭力掩飾他的恐懼。

「我要去！」他對他的主人說：「我一些不怕！我要同着你去！」

當時，其餘的都逃走了。麵包在柱子後裂成了碎片；糖抱着曼吉兒躲在角落裏；夜間貓在大廳的最後那裏怒得身子發抖。

泰爾給了最後的一吻給泰樂，同時記住泰樂在他的心裏。他毫不懼怕的去開鎖。藉扇門打開時，躲在角落裏的人都嚇得大叫起來。可是出乎意外的，泰爾驚住了。多美

的啊！一個奇異的花園在他的前面，裏面充滿了發着像星的光亮的花朵，瀑布從天上流下來，樹浴在銀色的月光裏。一些薄雲般的東西在玫瑰叢中晃動。泰爾塔措眼睛，他不大相信所見的是真的。他等一會又仔細再看，他跑進花園去，發瘋的叫：

「快來……快來……在這裏了！我們找到了……無數的青鳥啊……真想不到……來啊！曼苔兒……來啊！泰樂……你們都來……幫忙我……你隨便一伸手便可以拿到不少了！……」

他的朋友安心了，也跑來鳥的中間，想拿得很多。

「我已經拿着七隻了！」曼苔兒叫道：「他們要掙脫了……」

「我也是有些拿不住！」泰爾說：「我拿着不少……他們想從我手裏逃脫呢！……泰樂也拿到好些……我們走吧……光仙子等着我們的……她將要多麼快樂呢！……從這裏走！走！……」

他們急疾的跳躍，唱着勝利的歌。

夜同貓獸不能理解這種快樂，勉強的走到門前，夜哭着道：

「他們得着了沒有……」

「沒有！」貓發現真的青鳥還棲在月光上：「他們不能到他那裏的……」

我們的朋友急忙的跑過無數的梯子，向日光奔去。他們緊緊的拿住所找到的青鳥，

他們沒有想到每接近日光一步，青鳥是會致死的。所以當他們到樓梯頂時，他們所拿着的已經全成些死去的青鳥。

光仙子正渴望的等着他們：

「你們找到了嗎？」他問。

「找到了！」泰爾說：「太多了！有這些呢！你看！」

他說着拿出找到的青鳥給她看，他驚得呆了。手中全是一些死去所剩的屍骸：它們的翅膀破碎了，它們的頭悲傷的垂着。泰爾失望的看着他的同伴。啊！他們也是拿着一些死去的青鳥。

泰爾悲憤的投進光仙子的臂裏。真的！他的期望完全破滅了。

「別哭！我的孩子，」光仙子說：「你沒有捉到一隻能在日光下生活的……我們還得要去找……」

「不錯！我們還得去找。」麵包同糖同聲一齊說。

他們雖是多蠢的一對；但他們還安慰泰爾。至於泰爾他迷惘的忘記了他的尊嚴（註），他望着死鳥說：

註：泰爾一向是裝做很尊嚴的。他很可恥昔日的生活

「它們可以吃嗎？我想？」

他們走回到光仙子那裏去睡覺。這是一個憂鬱的旅程，他們譴責秦爾不小心。糖走到麵包旁，邁向着麵包的耳朵悄悄的說：

「主席（註），你沒有想到，這激動是沒有什麼用的？」

註：在白依倫宮中時，麵包曾自稱為主席

這種厭媚使麵包感覺到得意，他傲然的回答道：

「你決不要害怕，我親愛的傢伙，我必是矯正一切。假如我們聽從了那小狂人的冒想，生活是不堪忍受的……明天我們準要睡在牀上了……」

他們忘記了若不得他們嘲笑的這個孩子，他們準不能再活。要是他突然要麵包回到平鍋去讓人吃，要糖成爲小塊去甜他父親的咖啡，他的母親的糖漿，那他們恐怕必定跪在他們恩主——指泰爾。譯者——的面前請他慈悲可憐他們呢。總之，他們是不配享受好運氣的，除非他們親身經歷過苦頭。

可憐！白依倫把人的生活作爲禮物送給他們，忘記了加入智慧，他們並不完全錯。自然，他們是追隨着人的足跡。給他們說話的能力，他們就亂說，知道怎樣判斷，他們就只知責罰；給他們知覺；他們就說不平。思想只加給他們害怕的感覺，並沒有給與他們幸福。

幸好，謝謝光仙子的見識，她明白了他們心中的一切。所以她決定不到不得已時，

她不再用這些物質與動物。

「他們是有用的。」她想，「在路上他們可以安慰同使孩子快樂。但是他們是不能共
受患難的，因為他們既沒有勇氣更沒有信心。」

這時，這集團走在一條燦爛的路上；這路的末端是在一個水晶體上，發射着光芒的
光仙子的聖院。孩子們太疲倦了，他們輪流的讓狗背負，到發光的步階時（註），他們已
經幾乎睡着了。

註：那已到瀟光仙子的聖院前的意思。

第五章

未來的天國

泰爾同曼苔兒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他們很愉快，他們忘記了失敗的苦痛。泰爾很恭維光仙子，因為她給與他的幸福，他認為正如青鳥所能給與他的一樣。

她撫摩着泰爾的捲髮微笑着說：

「我很高興，你是這樣良善勇敢的孩子，你應該去尋找你想像中的一切。」

泰爾是不能了解她這艱深的字句的，不過雖然如此，他仍高興的聽着。除此以外，光仙子還允許告訴他在今天的新旅程當中，是沒有什麼危險的。相反地，他將遇到千萬的小孩，這些孩子可以指示他一些世人所想不到約玩意。她還告訴他，這次旅行只是她同他及曼苔兒去，其他的是在這裏休息。

光仙子認為最好是把這些物質同動物鎖閉起來，她知道，假如讓他們自由，他們必

尼迷脫甚至擔憂。這並不是她殘忍，而是因為嫌的聖院的圍屋頂是人間光亮的泉源，人是不能沒有它的。她告訴動物向物質最好請他們看看書，或是做一些好的遊戲，他們答應他們很喜歡，沒有什麼會比在這兒還使他們高興。

泰樂自然是不贊成這種意見。他的熱情是比他的貪慾與懶惰還有力，他用懇求的眼光望望泰爾，假如光仙子並不絕對禁止，希望能夠只帶他一個去。

「我不能爲力。」泰爾吻着他說：「我們這次去你似乎是無用的。」

當泰樂看見水心神消失的躺在沙發上玩着她的頭髮時，他絕望了。他跑到水那裏去，竭力的恭維她。請她把她的項鍊借給他一條。她的性情很好，便借了一串同他的顏色的鍊子的代替物，跪在泰爾的腳前說：

「小主人！你還是這樣的帶我去吧！人是不能拒絕一隻被鍊鎖住的狗的！」

「哦！別這樣，你是不能去的！」光仙子被這舉動感動了，她牽起他來，告訴他如果他不肯去，對孩子是將大有幫助的。

說着她調一下綠玉的牆壁，牆就分開讓她同孩子穿了出去。

她的雙輪馬車已經在聖院外等着了。車裡是寶玉同金子嵌成的。他們坐上後，兩隻白鳥便拖着車子飛上天去。車子走得很快，孩子們很可惜路不夠長，使他們不能把美麗

的景物看個痛快。

雲朵在他們的四週消失；他們覺得是在一個炫燦的碧宮裏。這裏一切全是青的，那光，那圓柱，那屋頂……他們看不見仙宮的末端，視線全迷失在無數的碧玉的勝景中。

「多美啊！」泰爾無法壓制他的喜悅：「啊！多美！……我們是在那裏？」

「我們是在「未來的天國」裏。」光仙子說：「那些孩子全都沒有誕生。鑽石允許我們去清楚的觀察人們所隱藏着的一切，也許我們可以在這裏找到青鳥……看！孩子跑着來了！」

從各處來了許多全身穿着青色衣服的孩子，他們有極精美的黑的，或黃的頭髮。他們歡樂的叫道：

「活的孩子！……來看這活的小孩！」

「為什麼他們叫我們是活的孩子！」泰爾問光仙子。

「因為他們還沒有生的。他們正等着他們的生辰，到時候他們就生到我們的世界去。當父親向母親需要孩子的時候，你們所看見的那後面的門就打開讓他們下去……」

「好多啊！好多啊！」泰爾叫着。

「他們很多。」光仙子說：「沒有一個人可以計算的。但你們再過去一些，你們還可

「以看到些別的東西。」

真的像泰爾說的，他想擠出去都不可能，一羣穿青色衣服的孩子圍擠着他們。最後，他走上一級石階，我們的小朋友就能看見這一羣喜歡探聽的孩子了。這多奇特！泰爾從來就沒有夢想過還有什麼能與這相像！他同曼苔兒喜歡得跳了。曼苔兒靠在他身上，提起了足跟方才看到，她拍着手驚奇的大叫不止。

週圍穿青色的孩子真不知有多少，有的在玩，有的在走，有的在沉思，有的在睡，有的在工作；他們用的儀器，工具，機器都是自己所做，那些花，草，果實也都是他們栽培或採集的，並且都是同仙宮一樣的是天青色。孩子中有一些較高的人，他們也是穿着青的，他們很美，看起來好像是些天使。他們走向光仙子來，笑着溫和的把其他的孩子推到一邊，他們很快的折回去做他們的工作，但仍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的朋友。

其中的一個，無論怎樣都站得同泰爾很接近。他很小。在他的天青色的襯衣下露出一雙粉紅色的赤脚。他奇異的凝視着這活孩子，他不住的走過來。

「我可以同他說話嗎？」泰爾半驚半喜的問道。

「可以！」光仙子說：「你得結交些朋友……我要走了，你必更能使你自己安適……」說完，她離開兩個孩子去了。他們互相微笑的望着。突然，他們開始了談話：「你好嗎？」泰爾伸手向那小孩。

但是那孩子並不了解他的意思，只呆呆的站着不動。

「這是什麼？」泰爾摩着那孩子的青衣服問道。

那孩子只專心於注視他，沒有回答，但是重重的用手碰了一下泰爾的帽子：

「這呢？」他嗚嗚的說。

「這？……是我的帽子。」泰爾說：「你沒有帽子嗎？」

「沒有！這有什麼用？」那孩子問。

「他可以使你好，」泰爾答道：「你冷的时候就要用他……」

「冷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當你像這樣抖，Burr！Burr！（註）」泰爾說：「當你的手像我這樣。」泰爾有力地用

臂打擊他的前胸。

註：發抖的聲音

「這就是世上的冷了嗎？」

「是的，在冬天沒有火的時候。」

「爲什麼沒有火呢？……」

「因爲他太貴，要費錢去買柴的……」

那孩子又望着泰爾，他不知道泰爾所說的每一個字。泰爾的臉色變得蒼惶失措了……

「這已經夠清楚，但他不懂得日常生活的事物。」我們的主角想。這時那孩子尊敬的望着這知道一切的「活孩子」。

他問泰爾金錢是個什麼東西。

「何消說，有他你可以買你所要的東西！」泰爾說着又輕蔑的舉了一些更遠的例子。

「哦！」孩子奇怪的說。

自然，他是不能了解的。一個像他這樣居住在樂園裏的孩子他怎會知道呢？他們在未學習用言語表達時，這小的慾望已經滿足了。

「你有幾歲？」泰爾又繼續着這會話。

「我不久就要誕生」那小孩說：「我將要在十二年以後誕生……誕生是好的嗎？」

「當然！」泰爾不加思索的叫道：「真是一個大笑話！」

但當那小孩問他要怎辦時他可怔住了。這種不明並沒有減少他的驕傲；他的手插在褲袋裏，他的腳分立着，他的臉是仰向上，好像不在乎這問題一樣。最後他聳了聳肩說：

「老實說！我是想不起了！時間隔得太久！」

「他們說世上活的人是好的，真嗎？」

「當然很好！」泰爾說：「有鳥，有餅乾，有玩具……一切都有；簡直要不了！」

這回想使我們明白了我們的小朋友。雖然他是傾向於驕傲，但他並不嫉妬。他所缺乏的，他可以用別人的好命運來做補償的。

他們談得很好，但我不能把他所說的話告訴你。因為有些話只是他們自己覺得有趣的。不一會兒，光仙子來了，他們高興萬分。泰爾不禁叫起來，眼淚從他的臉上直落到漂亮的衣服上。光仙子知道他是正談着他的祖母，至使他忍不住的要流淚。他把頭聲開，想不讓光仙子看見，但是那好問的孩子又再問他這個問題：

「祖母死？……死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去了不再回來。」

「你的也是這樣嗎？」

「是的！」泰爾說：「她待我太好了。」

說着泰爾又哭了起來。

那小孩是從來沒有見過誰哭過。他是住在沒有憂愁的世界，他覺得很怪，他又問：

「你的眼睛是怎麼了？……他們是在製造珍珠——指眼淚，譯者——嗎？」

對於他，眼淚是奇怪的東西。

「不！不是珍珠……」泰爾羞怯的說。

「那是什麼呢？」

我們的小朋友他是不願示弱的。他把一切過失都歸罪於這仙宮上(註)。

註：過強烈的色彩常會刺激眼睛，甚至流淚。

那天真的孩子堅持的問：

「那落下來的是什麼？」

「只是『小點水』。秦爾不耐煩這樣無止的問題了。他很簡短的回答。

不成問題，那孩子是純正的，他摩着秦爾的臉又好奇的問：

「他們是從眼裏出來的嗎？」

「是的！在哭的時候。」

「哭！是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哭過。」秦爾倔強的說：「這裏的顏色太藍得過甚了……假如我哭也

必然是爲了這……」

「你在世上哭嗎？」

「男孩子的對面全是女孩……你在這裏哭嗎？」

「不！我不知道怎樣算哭……」

「你應該學……」

這時，一陣大風使他轉回頭去看，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有一部他從未見過的機器。

於是他的注意力又轉移在這孩子的發明物上了。這是多宏大的東西，但我不願告訴你名字，因為這發明物尚未到人間，它在未來的天國裏是還沒有定名的。我僅能說關於泰爾的事，當他看的時候，他覺得那巨大的天青色的翅膀所發出來的聲音，很有些相像人間的風聲。假如他找到了書鳥，這翅膀就必不會太精細，美好了。他充滿了驚嘆的問他的新交的朋友那是什麼。

「那？」那孩子說：「那發明是我預備到人間去製造的。——
看見泰爾大睜着眼睛他又說：——

「我到人間後，我要用這發明給人幸福……你喜歡看它嗎？……它在那邊
兩根柱子的中間……」

泰爾隨着轉過去看，但孩子都衝過來叫：

「不了！不了！來看我的！……」

「不了！我的最好！……」

「我的才是最希奇的發明呢！……」

「我的糖做的呢？」

「他的不好！……」

「我帶着沒有人知道的光的！……」

未來的天國

最後的一個孩子說着，他身上燃起了一種特別的火焰。

在這叫喊中，活孩子被拖到青色的工場去了，每個小發明家都開動了他們的機器。那青色的飛動中的大圓板，滑車，皮帶，飛輪，轉動輪，齒輪同着各種輪子，有的在地上掠過，有的高立在天花板上。另外的一些孩子有的展開圖樣；有的翻開大書；有的揭露出淺藍色的影像；有的拿來巨大的花同着龐大的果實好像同藍寶石所做成的沒有兩樣。我們的小朋友牽着手張了嘴的站着：他們以爲是居住在樂園裏。曼音兒俯過身子去看那些花，那花在她的頭上到像她的一塊青色的頭巾。一個美麗的，黑髮的，有着深思的眼睛的孩子拿住花莖傲慢地說：

「我到世界上去後，這花將像這裏一樣的生長在世界上。」

「什麼時候呢？」泰爾說。

「在五十二年另四月另九天以後。」

有兩個孩子挑着一担比梨大的葡萄過來，那担子重得使他們彎着腰。

「一堆梨！」泰爾叫道。

「錯了！這是葡萄。」孩子說：「六我在想法使它們三十年後都這般模樣……」

泰爾很想去嘗一個，但另一個高的孩子來幫助着把它帶走了，他的髮是金黃色的，玫瑰色的臉從那柳條編成的籃子的葉中露出來

「看！」他說：「看我的蘋果……」

「是瓜啊！」泰爾說。

「不不！」那孩子說：「是我的蘋果！我正在想着一個方法使它們能在我生後也像這樣！……」

突然，一陣笑聲在大廳中宣響起來。一個小孩講着宇宙之王；泰爾被困惑住了，他到處的看。每一個面孔都泛着笑容，轉向泰爾所看不見的場面；每個指頭都指着這場面，可是泰爾就找不到。他們講着一個王！在王座上坐着一個高貴的人，他揮着金笏。

「那裏！……那裏！……下來了！下來了！……你的前面！……一千萬的小聲音一齊說。

「但王在那裏啊！」泰爾同曼吉兒奇異的重複的說。

一個強大的聲音說：

「我在這裏！」聲調是驕傲的。

這時，泰爾看見一個他所未見過的胖孩子，他很小，他冷靜的坐在最末端，似乎在默想着。這小王沒有注意到「活孩子」。他的美麗而溫柔的眼睛蓋得同這宮殿一樣；那眼睛正追求着無止境的夢；他用右手支持着那沉思得發重的頭，他的短而寬的外衣剛露出膝的髻，一個金的王冠安放在他的鬚髮上。當他叫：「我在這裏！」時，他從他所坐的地

方站起來，粗魯的想一跨，但身體失了均衡，反而跌落了鼻子。他掙扎着莊嚴的站起，沒有一個敢笑一聲。他分開腳立住從頭至腳的看泰爾一次。

「你並不大！」泰爾笑着說。

「我可以做很大的事！」王用不準別人再回答的語氣答覆。

「你要做什麼呢？」泰爾問。

「我要建立繞着太陽行走的同盟（註）。」王自傲的說。

註：指地球等行星而言

我們的朋友找不出一個字可說。王又說：

「這個同盟除開離得太遠的天王星，土星，海王星而外都屬於在內的。」他又搖擺的走，同時恢復了最初的態度，好像他已經將他所要說的說完了。

泰爾開始了沉思，他想盡力的去了解這些孩子。他認識了這新天體的發現者，新偉快的發明家，消除了世上不平的英雄，征服了死的聰明者……太多了，要記起這名字是要個夠長的時間的。我們的小朋友又開始被煩擾所圍困，因為他聽見有一個孩子叫他：

「泰爾！……泰爾！你好嗎？泰爾！你好嗎？」

一個小的孩子從大廳後面跑過來，他那美，那瘦，那明亮的眼睛都很像泰爾。

「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並不奇怪！」那孩子說：「記着，我將要是你的弟弟！」

當時，這活孩子更迷惑了。多怪的相遇！他們回去準告訴媽媽！多驚奇啊！

他想着那孩子又繼續說：

「明年復活節前的禮拜天（註）我就來了！」

註：Pentecost 係紀念基督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在復活節前的禮拜日

同時問他的哥哥問了許多問題：在家裏快活嗎？食物好嗎？爹爹嚴厲嗎？媽媽呢？

「哦！媽媽是很好的！」曼苔兒插嘴說。

他們在腦中不停的轉想着。他到世上做什麼呢？他帶着什麼呢？

「我帶着二種疾病，」小弟弟說：「猩紅熱，百日咳，麻疹……」

「哦！就是這些？」泰爾叫道。

那孩子搖着頭，感到失望，同時又說：

「最後我就要離開你們了！」

「這值不得生啊！」泰爾煩惱的說。

「我們不能自己決定！」小弟弟怒了。

假如他們不被一羣孩子衝開的話，那他們在未到世界上之前，就待爭吵起來，這時

有一種很大的聲響，好像幾千道門一齊打開般的。

「什麼事？」泰爾問。

「是時間。」一個孩子說；「他去開門。」

每個角落都起了騷動，孩子離開了工廠，丟掉了工作，睡着的爬起來，每隻眼睛熱切的注視着背後的蛋白石的門，同時叫出一個名字「時間！時間！時間！」各處都可以聽得到；這聲音一直繼續着。泰爾死要知道這意思，他抓住一個孩子的袖子問。

「讓我去吧！」這孩子不高興的說：「我很忙，今天也許我要生。……已經天亮。要生的孩子就要到世界上去……你可以看見……時間正在敲着門門（註）……」

註：即降生的時間已到。

「誰是時間？」泰爾問。

「一個來叫去生的人的老者。」另一個說：「他很好，但他不能靜或是聽。假如輪不着去的想去，他會推他們回來……讓我走吧！也許我就要生了！」

光仙子這時恐慌的急速的到我們的小朋友身邊來：

「我正找你。」她說：「快來……不要讓時間看到你。」

說着他用斗篷遮住他們，帶他們到一個角落去；在那裏可以不被發見的而可以看到一切。

泰爾是高興這保證的。他發見一個巨人，人類的力量就沒辦法能反抗他。他是一個神，一個鬼怪，他給人以生同時又吞沒了生，他在世界中迅速的穿過；你就不能看到他；他不停的吞食着他所觸過的東西。在泰爾家裏，他就吞食了泰爾的祖父，祖母，弟弟，妹妹同着那烏鴉！他毫不在意他的吞食，快樂，苦惱，冬天，夏天，一切到他的手裏都成了他所要吞食的！……」

明白了這！我們的小朋友驚奇的看着「未來的天國」裏的孩子從身邊跑過。

「我想他在這裏是並沒有吞食了什麼。」泰爾想。

他在那裏！他慢慢的轉着門的鎖柄。遠處有世界上的聲音。一條紅綠相間的光輝射了進來。時間也出現了。他是一個高而且瘦的老人，他充滿縐紋的臉灰白得好像黃昏時的天空。他的白髮一直拖到膝上。一支手裏拿一把巨大的鐮刀，另一支拿着沙漏（註）。他的後面在一條閃着曙光的路，有一艘張着白帆的堂皇的金色的單甲板船。

註：古時候用沙漏作爲時鐘

「準備好了嗎？」時間問。這聲音是好像敲鐘。於是千萬個孩子用銀鈴般的聲音回答道：「……」

「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同時，這些孩子圍着那老人，那老人推他們回來厲聲說：「……」

「只是一個……只是一個！你們需要等着！……你們不要來欺騙我！」
他揮舞着鐮刀，去阻擋那些想幽葬的逃走（註）的孩子。沒有一個能夠逃脫他的眼睛的！

註：即被偷生的孩子。

「不是你！」他對一個說：「你明天才着生的……你還要等十年……一個十三歲的牧師？……只要十二個，不要多的……醫生太多？……已經多了，他們在世界上發着怨言……工程師在那裏？……一個誠實的，僅只要一個特出的人材！……」
這時，一個可憐的孩子，弔着背，吮着指頭胆怯的走過來，他的臉是灰白而帶着憂容，步伐是抖戰的；他的這付可憐像暫時激起了時間的一絲憐憫心：

「是你！」他叫道：「你是最不幸的人！」

他抬眼失望的看着天空，又說：

「你是要短命的！」

這動作繼續下去。直到每個孩子都否認了，他才垂頭喪氣的折回去。我們的主角因爲這種拒絕太不公平，他走近那小傢伙對時間說：

「先生！他不缺少什麼啊！」

「不！我不要去。」那小傢伙盡力叫道：「我寧願不生。」

「是對的嗎？」泰爾想。他在世界上所得到的常識使他懷疑起來。

人們常常會受到些不應該的打擊。當人們做錯了事，懲罰每是落在那無辜的人的頭

上。

「對他的處境我是一些不在乎。」我們的小朋友在心中自語：「我還是去尋找那清鳥。」

我們尋求公理的小朋友被時間嚇得要死，哭泣着走了。

騷擾似乎平靜了些。那些孩子差不多全跑進了這大廳。有的在把他們的發明物打成包裹，有的還有好多問題要說：

「你還寫信給我嗎？」

「他們說不能！」

「哦！試試看！試試看！」

「宣告我的目的！」

「再見，珍……再見！羅爾！」

「你忘記什麼沒有！」

「不要把你的理想丟開啊！」

「假如地球上很好！要告訴我們的！」

「夠了！夠了！」時間搖着鈴匙，揮着鐮刀大聲怒吼：「夠了！起錨！……」
孩子們都爬上了船。他們向朋友揮着手；在遠處已經可以看到地球，他們在外邊高興的叫道：

「地球！地球！……我看見了……」

「好亮啊！……」

「多大啊！……」

同時，從那深淵裏遠遠的又傳來盼望喜悅的歌聲。

光仙子微笑的傾聽着，她對驚惶的泰爾說：「這是他們與母親遇到的歌聲。」
時間關上了門，他看見我們的朋友，又忿怒的舞着鐮刀來恐嚇他們。

「快！光仙子說：『快！泰爾！拿着這青鳥同曼普兒在快走！』」

她從斗篷裏把青鳥拿出來放在泰爾手裏；同時，她的兩手發出炫灼的光輝，在時間的襲擊下保護着兩個孩子。

他們從青玉的走廊穿過。這是很壯麗的，但他們是在未來的天國，時間是他的主人，所以他們必需抵抗着時間的攻擊方能逃脫的。

曼普兒怕得要命，泰爾却仍不怕的轉向光仙子去。

「不要怕！她說：『自從有世界以來時間就僅僅只尊敬我。你只要小心的保護着青鳥

「它很好！很青的呢？」

這使孩子胆子變大了。他覺得那珍貴的寶物在他的手臂裏極烈的震動，他的手不敢去觸那動物溫暖而柔和的翅膀；他的心跳得更利害。他已經得着青鳥了！沒有誰回東面可以碰它，因為是光仙子給他的，回家後他將要怎樣的快樂！……

他驚喜得發狂；但是，不幸他失去了鎮靜的能力！剛他們跨過門檻時，一陣大風滾過，吹開了光仙子的面紗，兩個孩子又在時間的眼前現出來。他怒着把鐵牙擊向美叫的秦爾。光仙子把它吹開了，門在他們的後面猛烈的關上。他們逃脫了！……但是，秦爾受驚的一鬆手，他只有流着淚看着青鳥從他的頭上飛過，混進天藍色的天空裏去！慢慢變得透明的，一直在他眼中消失。……

第六章

墓地

他們不去遠征時，就留在光國裏，這對於他們是極好的，在聖院的四週有着花園，而且這花園是同那鋪滿金銀的大廳的走廊一樣的奇異。

他們可以睡在樹枝上，當風吹來時，就彷彿是睡在吊牀裏似的。那裏從沒有一分鐘被夜征服過；不過時間仍可以從不同的顏色知道：有粉紅、白、藍、淡紫、綠、黃的時間，同時這顏色是隨着花、果實、鳥、蝴蝶的色香而改變。這使泰爾與曼苔兒感到無窮的驚奇，他們有着所喜歡的玩具。當他們玩得疲倦時，他們就伸直的躺在那同船一樣的蜥蜴背上，在花園裏競賽起來，跑到那好像糖般的白沙灘上去。當他們口渴時，水就搖搖她的頭髮伸進花冠裏去，讓他們去從水仙花，仙慈姑或是五爪龍花裏拉出來喝。假如他們餓了，他們可以去採集那有着像日光的果汁的果子。

在灌木林裏，有一個具有魔力的大理石的池塘：裏面澄清的水照不出人的面孔，却

可以反射出人的靈魂。

「這是可笑的發明。」拒絕到池塘去的貓說。

貓的拒絕，你們必不會感到驚奇的。你知道我們忠實的朋友泰樂可不怕到那裏去找水吃；因為他的靈魂並沒有變壞。雖然狗是沒有感情，但他却有着對愛誠的虔信。

當泰爾去到這神祕的鏡子前，他幾乎常常都看見一個發光的青鳥的影像。他立定了志願要去尋找他，於是他又去懇求光仙子：

「告訴我！他在那裏！……你是什麼都知道的。請告訴我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但是光仙子的回答却是神祕的語調：

「我不能告訴你，你必須自己去找他。」她吻着他又說：「該起勇氣來；你離他已經不太遠了。」

另一天，她對他說：

「我接到白依倫仙人的通知，她說青鳥也許在墓地裏……他將要在一個死人的墳墓裏出現……」

「那我們將怎麼辦呢？」泰爾問。

「這很簡單！在深夜你只耍一轉鑽石，那死就會從地下出來了。」
這話嚇得牛奶、水、麵包、糖，牙齒打戰，止不住的抖叫起來。

「不要理他們。」光仙子對泰爾悄悄的說：「他們是怕死的。」

「我不怕死！」火跳來跳去的說：「當我去燒他們時，那他們必會比現在還要愉快。」

「哦，我覺得我是變了。」牛奶慟哭着。

「我不怕。」狗四肢發抖的說：「但假如你要跑……我也必定跑……必定很樂意這樣做……」

貓順順鬚鬚叫她「貫的作風說：

「我知道底細了。」

「靜些。」光仙子說：「這是仙人的命令。你們要同我站在墓地的門口，讓孩子們獨自進去。」

泰爾喜悅的問：

「你不同我們去嗎？」

「不！」光仙子說：「因為時間還沒到。我是不進死的地方去；不過沒有什麼怕的，我不要去。不過對愛我的人我總是愛他們的……」

她還沒有說完，在孩子四週的情形都改變了。那奇異的聖院，發光的花，美的花園，都讓位給一個落在月光下的狹小的墳地，靠近孩子的是一些墳——長滿草的土墩，木的十字架同着石碑。泰爾同曼苦兒都墜在了驚駭之中。

「我很怕！」曼吉兒說。

「我不怕！」泰爾喃喃的說，但實際他並不像嘴裏說的一樣。

「我說。」曼吉兒說：「這就是死的地區了嗎？」

「爲什麼不是呢。」泰爾說：「它們都不是活的！……」

「你看見一個了嗎？」

「對的，一個。但很久了，那時我還很小的……」

「像什麼呢？」

「很白，很靜，很冷；同時不會說話……」

「我們是去看它們嗎？」

泰爾被這問題弄得抖起來，他想使聲音不顫抖，但辦不到，他答道：

「自然，光仙子是這樣說！」

「死在那裏呢？」

泰爾驚慌地向四週一看，自從他們單獨剩下來後，他們就沒動過：

「死就在這裏。」他說：「在這些草同石頭的下面。」

「這是它們的房屋的門嗎？」曼吉兒指着墓石問。

「是的。」

「天氣好它們出來嗎？」

「它們只能在夜裏出來。」

「爲什麼？」

「因爲它們穿着睡衣。」

「下雨它們也出來嗎？」

「下雨它們就在家裏。」

「它們的家漂亮嗎？」

「人說那是很狹窄的。」

「它們有小孩嗎？」

「有的，那些死了的。」

「它們吃什麼呢？」

秦爾在未加思索之前，不再回答了。他覺得作爲曼苦兒的哥哥知道一切事物是他的天職。但是她的問題使他難住了。他想到死是住在地下，它們吃地上的東西必是很困難的。於是他肯定的答道：

「它們是吃草根！」

這回答便曼苦兒的小心靈滿足了。

「我們要去看看它們嗎？」她問。

「自然。」泰爾說：「一轉鑽石就什麼都可以看得見！」

「它們將要怎麼說呢？」

泰爾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不說什麼，它們也不會說。」

「它們為什麼不會說呢？」

「因為它們沒有什麼話可說。」泰爾粗魯的說。

「為什麼沒有話可說呢？」

這時，小哥哥失去了忍耐。他聳聳肩頭，給曼苔兒一個怒吼。

「你真是一個厭物！……」

曼苔兒更煩惱了。她吮着指頭，決意以後永遠不再說話，因為她就沒得過好的待遇。

但是一陣風吹過樹枝，又使孩子們感到孤寂。於是他們互相緊抱着又開始談話，這樣也

許可以避開寂寞。

「你什麼時候才轉鑽石？」曼苔兒問。

「你聽見光仙子說了嗎，我在等着深夜，因為那煩擾對宅們少了些；我們到外面去，

吸點新鮮空氣吧！……」

「這還不是深夜……」

泰爾轉過去望着教堂裏的鐘，他沒有勇氣再回答，因為那對剛指着這個時間。

「聽！」他口吃的說：「聽！……剛剛打了……那裏！……你聽見了嗎？……」

這時鐘開始敲十二下。

曼吉兒嚇得半死，頓着腳尖聲的叫：

「我要走！……我要走！……」

泰爾雖也嚇僵了，但還能說話：

「不！……我要轉鑽石……」

「不！不！不！」曼吉兒叫道：「哥哥！我怕！……不要轉！……我要走！……」

泰爾試着伸手，但曼吉兒攔住了他，他無法觸到鑽石。她用全身的力量拉住他的手，同時提高聲音的叫：

「我不要看死！……它太可怕了！……我不准！……我怕！……」

可憐的泰爾也是同曼吉兒一樣的害怕，但是他的意志仍是堅強的；他試着自制，沒有什麼能引誘他而使他忘記他的使命。這時，鐘的第十一下響了。

「時間快過去了！」他叫道：「別再攔我！……」

他伸脫出曼吉兒所拉住的手，他開始轉鑽石……

立縛，一種可怕的寂靜圍繞住了可憐的孩子。他們看見十字架在搖動，土墩打開了，石版豎立起來……

曼吉兒把臉覆在泰爾胸前：

「它們出來了！她叫道：『它們在那裏！……它們在那裏了！……』」

這種苦痛實不是小而勇敢的人所能夠忍受的。他閉下眼睛，昏暈的靠在一棵樹上。在他，一分鐘到像悠長的一世紀，他不敢動，也不敢喘一口氣。當時，他忽聽見有鳥的歌聲，一陣溫柔的微風從他臉上掠過。在他的手上，頸上又感覺到有迷人的陽光的熱力。現在他安心了，但不相信有這異事，他睜開眼睛很快的又喜悅的閉下來。

每一個墳裏飛出成千的花朵。蓋覆在路上，樹上，草上，同時跳躍着好像要去觸摩天空似的。這些花全是盛開的玫瑰，顯示出它們金般的熱烈的心，給與了泰爾夏天的溫暖。繞着玫瑰是鳥的歌聲與蜜蜂的嗡嗡聲。

「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泰爾說：「墳同十字架變成了什麼了啊！」

昏亂迷惑中，兩個孩子攜手穿過了墳地而沒有留下絲毫足跡。四邊全是美好的花園，並沒有什麼別的存在。在他們恐懼過後，有這愉快是無法比喻的。他們發覺那從地裏爬出來的醜惡的骨骼跟在他們的後面做着鬼臉，他們預料到這可怕的東西的所有形態。

現在在這真鬼面前得到了證實，那故事裏的鬼怪是不存在的。他們看到這裏是沒有「死」

，相反地全是在新的境地上另外生長。那凋謝的玫瑰發散着芳香，同時生長出另一些玫瑰，並且散佈它的花瓣在空中。當花開得極盛時，果實便從樹上落下來；同時那棕色的毛蟲也變成了燦爛的蝴蝶。沒有東西會死，……他們只是在不停的變化！……

極美的鳥在圍繞着泰爾同曼苔兒不停的飛舞。雖沒有一隻青鳥，但這些所發見的事已足使他們滿足了。他們驚奇而快樂的叫道：

「這裏沒有死！……這裏沒有死！……」

第七章

辭別

自從孩子們開始這旅行以來，成週；成月的時光由他們身旁消失去，離旅程完畢的日期也變得近了。光仙子有些憂鬱，她隨時計算這不愉快的一天的來臨；不過對於那些從沒有想像到不幸將要發生的動物與物質她可始終保持着緘默。

在一天，時候終於到了，他們一齊集在聖院外的花園裏。光仙子站在一個大理石的台上，曼苔兒與泰爾則騎在她的旁邊。在過去的十二個月曾發生了不少的事，但那些活了的動物與物質，靈性並沒有給他們半絲進步；多矛盾啊！麵包吃得太多以至不能走路；而讓牛奶替他推着椅子（註）走。火車鄙地帶同別人口角，結果變成了孤獨而且不幸。水依舊沒有她自己的意志，受了糖甜柔的懇求，便同他結了婚；不過糖現出了不幸的形象，這可憐的傢伙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下去，比起從前，只是個影子般的樣兒了。同時，水結婚後也失去了她原來的魔力與坦白。貓依然是一個愛說謊的，所以我們的好朋友泰

藥老是痛恨她。

(註)Basil Chair一種座下有輪子的椅子，多是病人或行動困難的老人所用。

「可憐！」光仙子想：「生活起來並沒有給他們獲得半絲兒好處。他們已經旅行同看過若干奇異的事，但他們不是爭吵便是儘量的吃得害癢。這些愚者，第一次的幸福就使他們認爲滿足，而不知立刻便要失去。……」

這時，一支銀翅的鴿子飛到她的膝上，在鴿子翠綠色的頸上繫着一個書柬。它是白依倫仙人的使者。光仙子打開了信，讀着下面這幾個字：

「記住！一年過去了！」

當光仙子讀完後，她揮動魔棒，一切便在眼中消失了。

幾秒鐘後，他們全集在那高牆的小門前。黎明的光輝照着樹尖。睡在光仙子臂裏的泰爾同曼苔兒醒了，他們揉揉眼睛驚奇的看看四週：

「什麼？」光仙子問泰爾：「你不認識這牆同那小門了嗎？」

泰爾搖搖頭說他記不起來。於是光仙子便提醒他：

「這牆，」她說：「是圍着你在一年前的今天所離開的那屋子……」

「一年前？……」泰爾喜歡的拍手跑到那門邊去：「我們離媽媽近了！……我要立刻動身，立刻……」

但是光仙子止住了他，時間還早的，她說他們的父母還在睡着，他不能驚醒他們。

「同時。」她又說：「時鐘不響，門是不會打開的。」

「什麼時間？」泰爾問。

「就是那分離的時間。」光仙子愁悶的回答他。

「……什麼？」泰爾有些難過了！「你要離我們了嗎？」

「不錯。」光仙子說：「一年過去了。仙人將要來向你娶青鳥……」

「但我沒有找到青鳥啊！」泰爾叫道：「記憶之鄉的變成了黑的，未來的天國的飛了，夜之宮的死了，墓地裏是沒有青的！……仙人要娶嗎？……我要怎麼說呢？……」

「不要怕！孩子！」光仙子說：「你很好。雖然你沒有找到青鳥，但你應該去做，爲着這善意，這好心，這勇氣。」

光仙子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好像她知道能夠找尋青鳥就等於得到青鳥似的。只不過她沒有把這泰爾所期望的解答說出來。她轉向那些縮在角落裏啜泣的東西，同時告訴他們去吻泰爾與曼吉兒。

麵包立刻放下籠子在泰爾腳前演說起來：

「我用衆人的名義懇求允許……」

辭

別

「沒有我！」火說。

「命令！」水叫道。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云頭的！」火大叫了起來。

「對！對的！」糖尖聲的叫喊。他知道他的結局已經很近，他吻着水幾乎就在大家的眼前溶解了。

可憐的麵包想試着把聲音提高壓倒鬧聲，但結果是徒然的。到光仙子命令不准再叫時，他才說出最後幾個字來：

「我要離開你們。」他嘆息着說：「我要離開你們了，親愛的孩子！你們將不再看得見我能生活……你們的眼睛不久將看不到生活着的物質；但我却常在那麵包鍋裏，那架子上，那桌子上，那湯的旁邊。假如我能夠說，我就是最忠實的伴侶，人類的老朋友……」

「對啊！關於我的呢？」火怒着叫

「靜些！」光仙子說：「時間不早了……快來同孩子說再見……」

火衝向前來，拉住孩子，一個一個猛烈的吻他們。這使他們感到疼痛了……

「哦！……他灼着我了！……」

「哦！哦！……他燒着我的鼻子……」

「讓我來把那痛的地方吻好吧！」水溫柔的走到孩子前說。

這給了火一個機會。

「小心！」他說：「你們會弄濕的。」

「我是喜歡溫柔的。」水說：「我的人性還很好的存在着……」

「那麼你溺死的人呢？」火問。

但是水裝做沒有聽見。

「愛那些弄，傾聽那溪水。」水說：「我常常都在那裏的。在傍晚你們可以到溪邊上去坐着，試試明白她們是在說什麼……」

水中止說話時，眼淚像瀑布般的從她眼裏湧出來，泛濫了她的全身。停一停，她又繼續着說：

「當你們看見瓶中所裝的水，你們是應該謝謝我的。……你們可以找到我也許在水瓶裏，也許在水桶裏，也許在水槽裏……」

當時，糖又跛着站立了起來，搖搖欲倒的站着。他悲哀地用動人的音調說了幾個字眼淚又使他停住了。他所說的與他的脾氣是完全不相合。

「騙子！」麵包叫道。

「蜜餞梅子！糖果！巧格力糖！」火大聲的叫喚。

完全都笑了，只有兩個孩子很難過。

「泰樂與泰萊蒂到那裏去了？」

這時，貓跑了來，樣子可怕得嚇人：她的頭髮散亂的雜立着，一塊手帕包着她正痛着的頭。她發出恐怖的呻吟，狗緊緊的迫着打她，爪她，踢她。旁的衝到他們中間去拉開，但這兩位仇敵仍互相睜視着。貓控告狗說他怎樣放釘子在她腳跟下，怎樣的打她。狗則模稜的咆哮而並不否認他的動作。

「你還是一樣。」他說：「你還是一樣，一樣的啊！」

但是他突然停住了，激動的喘着氣，舌頭變得發白：光仙子告訴他去對孩子你最後的一次吻別。

「最後一次？」可憐的泰樂訥訥的說：「我們要同孩子分離了嗎？」

他的悲愁是由於他不能了解每一件事所得來的。

「不錯！」光仙子說：「你知道時間是很近……我們要恢復緘默……」

狗發覺了他的不幸，撲在孩子的前面，發着絕望的嗥哮……

「不！不！」他叫道：「我拒絕！……我拒絕！……我要時常說話！……我必會學好的……你們要收容我，我要學習讀，學習寫，學玩杜必諾（註）！……我必能常常弄得清潔……我決不再從廚房裏偷什麼東西……」

「孩子，我愛你倆是同你們自己一樣。」

他膝行到孩子脚前，咽咽的懇求。泰爾眼內充滿了淚水，但保持着沉默。泰樂還有最後一點高尙的意念，他跑向貓去，勉強顯出微笑的面容去吻她。但是泰萊蒂並不接受他這犧牲自己的精神的表現，她跳回到曼奇兒旁邊，這時曼奇兒很天真的說：

「泰萊蒂，只有你還沒有吻我們了。」

貓裝着嬌聲的說：

「孩子，我愛你倆是同你們自己一樣。」

這時一切都是靜的。

「現在。」光仙子說：「輪到我來給你們最後的一個吻了……」

說着，她展開她的面紗圍住他們，這在她發光的權力中還是創舉，她給他們每人一個熱烈的長吻。泰爾同曼奇兒掛着她不住的切求：

「不不不！光仙子！他們叫道：『同我們在一起……』」

「不不不！泰爾說：『我不要你去……』」

但光仙子用母親般的姿勢叫他們靜下來，說了幾句他們永不會忘記的話。很久以後

辭

別

，當他們變成祖父與祖母以後，泰爾阿曼奇兒仍記住它，而且用它教他們的孫兒。

這便是光仙子動人的話：

「聽着，孩子。不要忘記了。在世界上你們所看見的一切永遠是無始無終的。假如你們能把這種觀念保留在心中，讓它同你們一齊生長，你們便可以在任何情況中知道怎麼說，怎麼做，怎麼希望。」

同時，當我們的兩個朋友哽咽起來的時候，她又慈祥的說道：

「不要哭！我親愛的孩子……我沒有像水那樣的聲音，我只有光亮，這是你們不會明白的，……但是一直看守着人到死的那一天，……不要忘記我告訴你們的，在月光靈魂在每一顆閃爍的星裏，在每一個昇起的黎明，每一盞燈裏的光，都是直照着你們的下面……」

這時，祖父的鐘在草屋裏敲了八下，光仙子停了停，突然用輕微的耳語聲說：

「再見！……再見！……時間到了！……再見！」

她的面紗消滅了，她的微笑變得暗淡，她的眼睛閉下，她穿過他們的眼淚消失了。孩子看不見什麼，只有一線微光照着他們的腳邊。他又們變成了另一個樣……這些將不會再見！……

第八章

醒 寤

祖父的鐘在茅屋裏敲了八下，兩個孩子還依然睡在他們的小牀上。他們的母親站着看着他們。她彎着腰，圍裙是捲起的，笑着一口氣的責罵：

「我不能讓他們睡到日中。」她說：「起來！小懶骨頭！」

但這並沒有用，就是輕打或是拿開被。他們仍舊倒在牀上睡得很熟。他們的鼻子是向着天花板，嘴大張着，眼睛是閉緊了的，兩頰泛着可愛的紅色。

最後，肋骨上受了一種合量的擊抽，奈爾才睜開一支眼睛不高興的說：

「什麼？……光仙子！……你在那兒？不不！不要去……」

「光仙子！」他的母親笑着說：「自然，這是光亮（註）你遇到什麼事情？……你真是眼睛花了……」

註：原文中均係「eye」一字

「媽媽！……媽媽！」泰爾睜開了眼睛：「是你！……」

「什麼，自然是我！……你怎麼說的？……是我的鼻子變得上下顛倒了嗎？」泰爾完全醒了，但他並不留心這問題。一種喜悅的感覺緊緊的抓住了他。他呆呆的注視着他的母親很久，但沒有去吻她。

他的母親有些煩惱，什麼事使他的孩子失去了知覺？他說着他同仙人，水，牛奶，糖，火，麵包同光仙子的旅行；他更假裝着自己已經過了一年！……

「但你並沒有離開這屋子啊！」他的母親說，她現在幾乎把握不住了：「昨晚我送你到牀上來，今早你也並沒有動過。今天是聖誕節，你聽見村裏的鐘聲了嗎？」

「一些不錯，今天是聖誕節，」泰爾固執的說：「我去了一年！……你不罵我嗎？……你憂愁嗎？爹爹怎麼說了呢？……」

「你還沒有醒得好！」他的母親試着安慰自己：「你在做夢！……起來穿你的衣服……」

「喂！我的襯衫呢？」

他跪在牀上穿衣服，這時他的母親用驚異的眼光望着他。

他仍喋喋不止的：

「問曼吉兒吧！假使你不相信我……嚇！我們真有這樣的事！……我們還看見

了祖父同祖母呢……在那記憶之鄉裏。……他們雖死了，但却過得很好。是嗎？曼吉兒！」

這時曼吉兒也醒了，附着她的哥哥敘述起他們去拜望祖父祖母，同小弟弟，小妹的情形來。

對他們的母親這尾夠爹了。她跑到茅屋的門口，大聲的叫她在森林邊工作的丈夫。「哦！……我將要失去他們了！……來！……快來啊！……」

泰爾的父親拿着斧子走過來！聽着他的妻子哭着敘述兩個孩子說他們去了一年，並且這間他在這一年中做了些什麼。

「你惹！她哭着說：『他們已經昏亂了，必定發生了什麼；你快去請醫生來……』」但這樁夫是一個不肯因這類小事而花費的人。他吻吻兩個孩子，泰然自若地吸着煙斗，冷靜的說他們都很好。

這時，門一響，他們的一個隣居走進來。她是一個矮小的老婦人，拿着一根手杖，很同仙人白依倫有些相像，兩個孩子立刻跑去抱着她的頸子，圍着她跳躍，快樂的叫：

「白依倫仙人！」

這隣居的耳朵是稍稍有點聾，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叫喊，而向泰爾的母親說：

「我是來要一點火去弄那聖誕節的食物……早上它們太冷了……早上！孩子……」

……」
泰爾又想起一件事。不要緊，他是喜歡見這老伯人的；但她同起青鳥來又怎辦呢？
於是他勇敢的告訴她：

「白依倫仙人，我找不到青鳥……」

「他說什麼啊！」她失驚的問。

泰爾的母親又急躁起來了：

「來！泰爾！你不知道她是和善的白琳茄了嗎？」

「自然。」泰爾從頭至腳看這隣居一遍：「她是白依倫仙人。」

「白……什麼！」隣居問。

「白依倫。」泰爾安靜的回答。

「白琳茄。你是說白琳茄。」

對她這肯定的說法，泰爾有一點激怒，他答道：

「白依倫或白琳茄，隨你喜歡好了，但我知道我要說什麼……」

泰爾的父親有些不高興了！

「我們停止說這了吧！」他說：「我要給他們兩個耳光。」

「用不着。」隣居白琳茄說：「他們並不錯。只不過是一點夢境使他們如此；他們必

定在月光下睡過（註）……我那身體壞透了的小孩就常這樣……」

註：歐州童話傳說，人若在月光下睡過，必定會發夢囈，而認為夢境是事實。

泰爾的母親把自己的憂愁放在一邊，轉問白琳茄的小女孩的健康怎樣。

「她還不是那樣。」白琳茄搖了搖頭。「她老起不來……醫生說是她的神經……」

我知道她想什麼，她今早還問我要這做爲聖誕節的禮物……」

她止住望了望泰爾，又喪氣的說：

「我怎能辦得到呢？這只是她的幻想……」

孩子們沉靜的互相望着：他們知道白琳茄所說的意思。這小女孩很久以前就向泰爾要求過，要他把他的鳥送給她，但他拒絕了。

「好啊！」泰爾的母親說：「你能把你的鳥送給她嗎？她希望很久了！……」

「我的鳥！」泰爾奇異的壓着前額。「我的鳥！」他說：「真的嗎？我倒忘記了。……還有那鳥籠！……曼苔兒！你看見了嗎？……麵包拿着的那一個……對了！就是那邊的那一個！」

泰爾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鳥籠下，爬上去喜悅的說：

「真的，我要把它送她。不錯，我決意要這樣做！……」

他突然又止住，驚愕的叫道：

「啊！它是我的……它是我的鴿子，但它卻飛走了！」

他跳下椅子來，欣躍的說：

「它是青島！我們跋涉了幾千萬里，但它却會在此地！……它竟是在家裏！哦！多奇怪！……曼普兒，你看見了嗎？光仙子將要怎麼說呢？……白琳茄夫人，快去給你的女孩吧！……」

當他說着時，他的母親撲在她丈夫的懷裏悲訴說：

「你看！……你看！……他的病又發了！……他是昏迷！……」

白琳茄臉上泛起笑容，緊握住她自己的兩手低聲道謝，當泰爾給她烏時，她幾乎不相信她的眼睛；她拉着泰爾的手激動得流淚：

「你給我了嗎？」她說：「你給我會沒有什麼嗎？……多仁慈！你必會很幸福的！……我要快點兒走！……我準備回來告訴你她見了這說些什麼！……」

「對的！快點兒去。」泰爾說：「也許它會變了顏色的！」

白琳茄跑着出去，泰爾替她把門關上。他開始得意的看這茅屋的牆，他似乎有些驚

異……

「爹爹！媽媽！你們修飾這屋子了。」他問：「此從前好看了。」
驚的父母迷惑的相互望着，他走了過去……

「對啊！每件東西都變成了新的，好像清涼光潔得多……看那森林那邊的窗子……多大！多好！……我想它們還是新的！……這裏使我多快樂，哦！我多麼幸福！」

這傑出的樵夫同他的妻子是不夠了解他們的孩子的；但是，讀者，你是直接看泰爾與曼苔兒穿過他們美麗的夢。自然你會猜得到是什麼把我們的主角改變了。仙人並不是沒有用，在夢裏就給了泰爾一個打開他的眼睛的靈符，使他學着在週的周圍去尋找美麗的事物，那艱苦的靈符啓發了他的勇氣與堅決，當象徵着幸福的青鳥把幸福帶給仙人的小女孩時，他變得慷慨而且刻薄，因為僅只有給別人以厭倦才能使他的心充滿了喜悅。同時，當這靈符了後，理想的生活在他身上與實生活完全結合了。他是對的，他想着一切便都美麗起來，由他那純潔而特強的理解力，一切自都比較前不同得多。

當時，泰爾高興的觀察這所茅廬。他學着對麵包鍋向那些麵包說了句和善的話；他跑去向睡穩取暖的泰樂道賀。

「曼苔兒儘身去打假睡，火爐邊泰樂蒞，同時說：

「好嗎？泰樂蒞……你知道我，我明白的，但是你不曾說話了。」
泰爾把手放到頭上去……

「哦！」他叫道：「鑽石不在了！……誰把我的帽子拿去？……算了！我不要！……哈哈！火在那裏！早安！先生。你的拆裂聲使水發起了怒！」他跑向桶邊去，彎腰向着水：「早安！水！……她說什麼？……依然能說話，但我可不能了解……哦！我多幸福！我多麼的幸福啊！……」

「我也是一樣啊！」曼吉兒叫道。

我們的兩個朋友牽着手跑進廚房去。

他們的母親看見他們兩人滿有着生的精力，心裏安了許多。他們的父親溫和而鎮靜的站在一邊。他笑着坐下去吃他的粥：

「你看，他們玩得這樣的高興。」

自然，這可憐的人是不知有一個奇異的夢改變了他的孩子，這夢教他們不要假裝快樂，而去尋找真正的快樂。這是多麼困難而偉大的課程啊！

「我最愛光仙子了。」泰爾向曼吉兒說。他們一齊提起足跟望着窗外：「你可以從森林的尖端上看到她。今晚，她會在燈裏。哦！曼吉兒，多美啊！我多快活。……」

他停住靜聽，一切都都傾耳的聽着。他們聽見一種愉快的笑聲，同時愈來愈近。

「是光仙子的聲音啊！」泰爾叫道：「我去開門去！」

事實上，是那小女孩同着她的母親白琳茄走進來。

「她！」白琳欣喜不自勝的說：「她可以跑，可以跳舞，真是奇怪！她才剛一看到那鳥，就像這樣的跳起來了……」

白琳那冒着會跌壞她長而鈎的鼻子的危險，換着用一支腳跳躍。

孩子們高興的拍着手。

那小女孩在一邊，穿着白的睡衣，站在廚房的中間，幾個月有病，她這時才能自己站得住。她笑着把泰爾送給她的鴿子緊抱在懷裏。

泰爾看着她向曼吉兒說：

「你想她很像光仙子嗎？」

「她太小。」

「的確！」泰爾說：「但是她會長大呢！……」

三個孩子試着拿食物喂進鴿子的嘴去。這時泰爾的父母安心多了，微笑着看着他們。

泰爾很高興。對於這我是不能蒙蔽你——讀着，鴿子是難於變色的，由於歡欣，他的青藍色的羽毛，在我們主角的眼中就變了。不要緊！泰爾並不知道這些，更沒有發覺光仙子的祕密：當我們接近幸福，試着把它分給別人。

但現在又有事情發生了。每個人都很激動，孩子們歡喜的叫着伸手去打開門：突然

鳥掙脫了！它盡力的向遠處飛去。

「我的鳥！我的鳥！」小女孩哭了。

泰爾第一個跑到樓梯上去又折了回來：

「這是對的！」他說：「別哭！他仍在家裏，我們還可找到的。」

他吻着小女孩，女孩又笑了。

「你必得捉住它，可以嗎？」

「相信我！」我們的朋友自信的說：「我現在知道它在那裏。」

我親愛的讀者，你也必定知道青鳥在那裏的。光仙子並沒有默示什麼給樵夫的孩子，但却指了一條去找幸福的路，認識美與善。

假如在這故事的開頭，光仙子就說：

「拆回家去。青鳥就在那可貴的茅屋的鳥籠裏，你的父母是愛你的。」

那孩子必定不會相信她。

「什麼？」泰爾準會這樣問：「青鳥就是我的鴿子！騙人的：我的鴿子是灰色的啊！」

……幸福在茅屋裏？同着媽媽爹爹？嚇！我說！家裏又沒有玩具，簡直討厭透了！我們要到遠處去過驚人的事，去找各種的遊戲玩……」

要是我們不讓他們親身去體驗，他們定不會聽光仙子所說的這個道理，更不會很精

細的去做。費一些時間去告訴一個孩子在世上應有的智慧是好的，但我們的全部生活時期是不夠讓我們去了解的，所以這樣或者好些，因為經驗是我們可貴的指針。

我們每一個人必需為自己尋找幸福；在遭受過無窮艱苦與挫折後，就會認識出純潔而至上的愉快是常在我們心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

(全書完)

第

四

四

後記

記得在這書剛要譯完的時候，一個朋友勸我不要譯了，原因是戰前已經有劇本出版過，雖然這是小說，仍舊近於多此一舉。另一個原因他不會說，看樣子大概是怕我譯得不好。

照「規矩」，翻譯一本書總應該加上一篇「譯序」，說說自己的心得，介紹一下作者，推荐推荐這本書的好處。但是；在這裏談心得是有些浪費篇幅；同時梅特林克早是大家所熟悉的人，似乎用不着介紹；要推荐這本書，自己又不懂廣告，於是只有割愛，將「序」省去。

書中的註，是我大胆加上的，難免有錯，還得向讀者請教。
最後，謹向學毅兄，毓麟弟說聲「謝謝」！

羅蕪，三三，二，於渝郊南山

10

11

12

青鳥

著者 梅特林克

改寫者 羅

譯者 羅

發行所 黎明社

昆明青龍巷一〇五號

電話

民生路一八八號

總發行所 黎明社

每本售價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三十四年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4875

4875 24

11